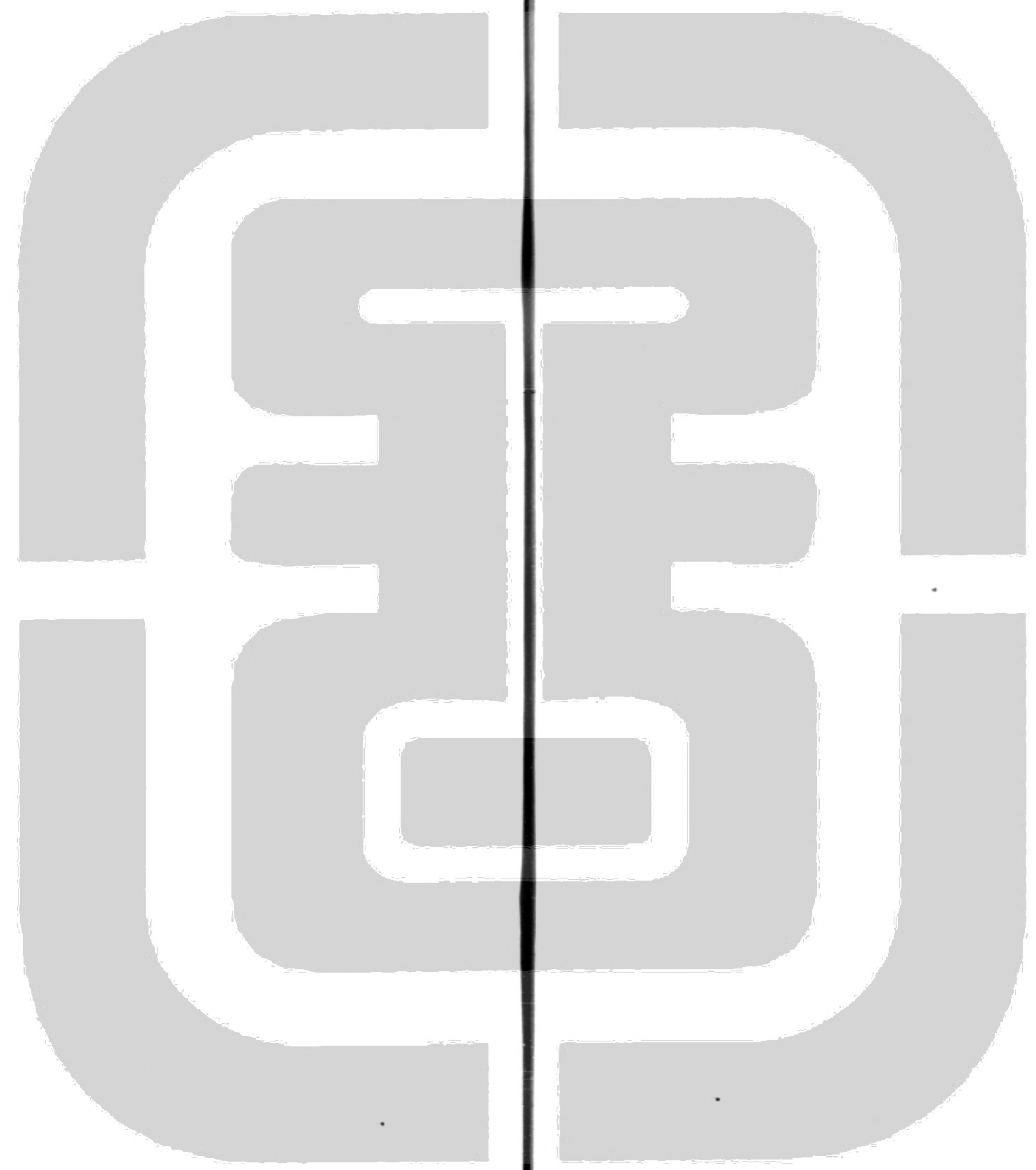


卷之四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五十六卷

啓

謝授館職啓

揚州謝執政啓

齊州謝執政啓

湖州謝執政啓

上曾樞密啓

南京謝李中書啓

亳州謝執政啓

亳州上李中書啓

賀中書韓相公啓

賀門下李侍郎啓

河中府謝執政啓

賀許左丞啓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六

啓

謝授館職啓

誤緣公舉既不能引分而終辭濫俾試言又不獲
竭愚而小補自宜汰斥尚玷題評祗有矜慙安知
榮觀竊以校讐之設始於漢氏之購書員品之增
盛於唐室之好士故二代禮樂聲明之爲備亦一
時衣冠人物之使然惟麒麟延閣之華近閭闔鉤
陳之邃至謂道家羣玉之府蓋象天官東壁之藏

近稽有宋之隆專號育材之地故招來於閒暇之日而官使於成就之時職非要而地嚴欲知其可貴祿已優而責寡使得以自修恭惟治平之初淡有講求之意詔四三輔選二十人當時彬彬最號得士厥後往往奮爲名臣逮神考之末年起治官之廢典是正蘭臺之秩以延虎觀之儒而龍胡莫攀風御已遠欽文母思齊之聖當成王求助之初咨謀大臣修舉故事繫詔書所以取之之意則欲其有行義政事好學而能文至策問所以攷之之

方又欲其知忠厚勵精扶衰而救溢竊息在上詳延之若是則觀異時施設之謂何宜得譽髦以副側席如補之者系出簪紱單平之後才非丘園耿介之良不意姓名之無聞乃煩丞弼之過聽昭回地近英俊朋來閱九奏於洞庭徒知神駭飛雙鳧於渤海更覺身微加以陟岵永悲臥漳久繭孤將五千之卒空有壯心立解十二之牛曾無敏手雖欲自勉竟不能奇攷古不究其本根議政終成於迂闊主父屢困九事敢期於八叔公孫太疎十策

乃微於一得正使焦頭而爛額猶足爲功真成毀
瓦而畫墁尚容見食服訓辭之甚厚預刊緝以爲
榮非止見黃香未見之書以資雜博亦欲正劉晏
不正之字固有愚衷靜言所遭良出於幸斯蓋伏
遇某官幾微謀國忠盡致君深明致治之原要在
得人之盛蘇公卽云傳百聖道爲一世師大儒之
不待文王而興自任伊尹之重

効吾道方興多士以寧斯文永賴顧容淺陋亦誤
采收管班超以秉筆得令史而不慙陽城以愛書
從院吏而自給彼皆慷慨有志之士敦朴可用之
才苟得以文墨而効官則雖爲卑賤而可喜而况
加以樂育借之美名方朝廷耆艾之具來與巖穴
幽奇之咸在世逢有道之會人望大平之期屬當
是時乃在此選雖復中才之難彊猶將奮發於有
爲補之願治氣養心修辭居業粗希前輩豈惟文
字之末流未負平生儻以功名而自致其大實

順宜揚州謝執政啓

囊空坐笑輒傾將母之誠鈞播無私偶遂佐州之
請意雖甘於遠外跡終涉於干摩伏自息惟良深

震慄竊以聖人在上孰不懷利見之心君子處躬
蓋亦有常分之守智足以圖則當畢慮力可以任
則宜竭能固有埽曹相之門而藉以求通客常侯
之舍而因茲得召志義有在夤緣不嫌其次實事
未聞虛名可貴所以樊英聘而漢稱得衆稱衡棄
而魏爲失人雖非車輿輓軌之利行猶曰園林鴻
鵠之爲觀凡是二者必居一焉如補之者質薄自
憐學迂寡用陛下纂極之日羣公入輔之初旁搜
廢捐不間疎逖亦預諸生之選入陪三館之遊朝

廷清明官省閒暇鷓鸞逸翮競高舉於丹青麋鹿
野心終自懷於豐草仰慙教載之惠未知補報之
期願試米鹽且親甘旨魏君僕被非見汰於盛時
蕭子抱關亦各從其私好此蓋伏遇某官引君以
道附衆以文養材無一介之遺建官必羣議之與
發爲久大故能贊於乾坤馴致中和蓋將興於禮
樂夫何小醜首玷至公江陽故都民俗信美矧備
倅貳足竭疲駑尚假歲時不慙刻鵠之類鶩庶幾
平管未忍轉衣而爲裳誓殫勤勞粗有寸尺仰酬

覆燾之德次納甄陶之仁

齊州謝執政啓

擢躋中祕九換歲華巧補外官兩從私便惟愚疎
之何有實幸會之已多弛負云初拊躬以惕伏念
補之總角之歲粗習義方始冠之年卽嬰家難奮
飢寒而自立信詩禮以無師偶塵科名遂列學校
至預讐書之選悉緣試藝而升蓬蒿仲蔚之園風
雨子桑之屋技無庸而常佚老將至而自驚是以
陪羣俊而蹲循思古人而緬邈自請試事庶幾食

功還朝適已踰年於法又當爲郡遂上煩於聽察
因俯徇於悃棕假以名城榮其將母旣無烹鮮製
錦可採之譽滋有羸瓶脫輻不勝之憂斯蓋伏遇
某官以道事君有功及物推明先朝典章文物之
具崇養在位靖恭正直之心蓋欲羣工助成累盛
故茲優寄猥逮非宜忘朽木之難雕責駑馬以勿
舍人安其分事可以興况復此邦素稱難治某自
顧無術但知用心豈惟鄉飲盥洗才薄不足以化
民亦恐柱後惠文威克未可以濟務尚稍寬於轡

策得小假於歲時倘有秋毫止酬鈞造
承流已幸易地更優荷平施之每加撫中情而屢
愧伏念補之稟生鄙滯逢世盛明學術素疎入必
更文字之選吏能何取出猶當民社之行且復數
奇寡偶孤榮未隕之餘而幸刮垢磨光寬大兼容
之際蕭條起廢跼踖臨官常欲隨其所遇而必竭
筋力之能儻可無歉於心而粗塞廩食之責而况
河東股肱要害之郡吳興山水清遠之邦不緣巧

求繼用付畀未覺川塗之邈但知舟楫之安自顧
何人所蒙若此斯蓋伏遇某官夔龍著業丙魏揚
聲般役衆工雖各趨而皆當醫調百藥蓋異用而
咸宜故此下材尚叨器使受恩必報思擁篲以無
從陳力不能念乞身而未可

上曾樞密啓

召還禁闥擢貳樞庭凡在陶鎔舉增慶幸恭以某
官忠良舊望經濟闕才被遇先朝廻翔近列文章
潤色豈徒詔令之間樽俎折衝蓋出精神之動偉

聖謨之獨運藹賢德以具來果膺揀圖首預機政
某蚤緣世舊實被甄收悵坐繫於守麾阻趨承於
台屏歡欣踴躍倍萬常情

南京謝李中書啓

不虔法守致速人言尚賴原情姑從降秩馳驅就
道跼踖臨官荷天地之曲成玷鈞衡之平施重叨
安便幾至涕洟補之聞大匠取材無不可施於繩
墨中材見遇悉能自附於功名從古以然惟人所
任而補之稟資朽薄處已拙疎被蒙國士之知塵

計不過若斯已幸匿瑕敢同車馬之不受尚爲躍
治深慙桃李之無言固當克謹官箴益修士操信
於知己雖後世淺夫慕義感遇之詞亦不失人蓋
自管君子成功立名之本補之願不忘舊德常在
下風

亳州謝執政啓

以罪貶官偷安爲幸因嫌易地得近已多每煩造
物之仁祗劇中情之愧伏念補之本由寒鄙偶在
選掄舍矢盡遲識野廩之至弱運斤不顧知社櫟

之無堪同時館中最下郡守竊謂追羣髦則不足
營一職其庶幾不圖迂疎尚望咎悔量才揣分力
如虎以安能計事言功食無魚而敢歎蓋旣釋耒
耜而在此則欲去斗筭而何之賴蒙矜憐不遠移
徙斯蓋伏遇某官引君於道附衆以文方薰陶乎
大和以積累於至治故記鬼瑣不終棄捐某敢不
慎跣之傷念鞭其後淹留抑末時疊疊而過中亮
直敢云心忤忤其何極猶有異日寧忘至恩
情不亳州上李中書啓

夙被採取久知幸會許俞地重敢復恃於門牆
走位卑自宜疎於竿牘載寢興而念此終震疊而
怛然蓋以十年之遇未酬一切之儀又闕坐恐魚
鳥池林莫還遂冷階庭踵武長埽飄零自力企慕
更勤恭惟邇來調燮燕閒神明勞相伏以某官贊
天化育爲世宗師學隘困倉曠山川之受納文非
纂繡耿經緯之昭回旣剛毅以有容亦柔嘉而維
則此老氏嘗稱君子之盛德抑仲尼所謂善人之
爲邦加以遵正孝父之益恭兼萬石君之至慎良

法美政世但見於持循密議遠圖中已禪於裨補
要使禮刑達而內敘兵食足而外賓副上主求舊
之心終先朝用儒之効此大雅意寧衆人知而補
之幸逢休明偶脫泥滓亦欲憤發自見毫毛孤植
難伸良辰不與平生狂狷之尚中年期待之私一
事莫諧三歎何補獨竊比漢臣之自誦忘本則難
豈徒如魏虜之感恩必報而去第以賦分薄而造
物不能厚稟資拙而匠石無由工開籠鵠失而始
驚拔手羹空而自笑迷塗未返壯日已賒惟激烈

之素懷則蕭條而長在每羞王密謁楊震之意猶
鄙谷永謝王鳳之詞使愚無似有宣光不比之稱
則賢我公乃獻子可賀之舉然而志闕事迂才疎
効遲下若戰國公子之市名當時羣豪之赴義猶
可蒯緱彈鋏預三千客而有魚或能左手捧槃招
十九人而俱歆此自不果它復何言第依庇存姑
道疵悔念虛死不如立節而止謗莫若自修鶴鳴
遠而終聞蘭生幽而亦佩誠足動金石則有不誠
無不動信可行蠻貊則有不信無不行奔踈可馴

千里要煩於良馭鉛刀且獎一割更繫於善操重
惟左右以主張吾道之公有識拔後輩之譽取人
以恕得士多賢彙茹而升簪履皆在醫門容疾富
績仁鄰寧其中棄之乎既已辱收之矣用此自信
獨無介然若唐兩生奏記當路至願爲燎供席蒸
芝効祥顧有義焉何至是也更望日崇令問益被
眷圖早正台衡大庇倫品不惟一士獨荷至私方
屆寒涼尚賒侍省伏乞爲上自壽副人所瞻下情
無任鄉往傾頌懇切之至

賀中書韓相公啓

伏自頃者初膺眷任入預政機屬時三館之虛已
在諸生之選間因造請似辱收憐然闕門之外已
疎而朝廷之間甚密絕編志墮越俎義慙言不獲
伸事無所試上辜期待分絕激昂旣流落於州麾
旋顛危於筦庫伏遇左右卷舒以道從違在公雖
均佚於畱居尚倚平於世論慮以罪巖仰玷生成
故門牆之間莫修而魚鳥之情愈闊側聞枚卜峻
陟鼎司遐徼同音歡呼共慶卽日伏惟圖國有道

自天降休恭以某官剛大直溫柔嘉寬栗山嶽不
動江海有容蹈君子之中庸知古人之出處皇天
祚聖治世立賢煒仁祖之規摹有魏公之風烈大
數已得未流易防一昨初聞命行繼覩章下忠合
上慮義激士心豈惟以千秋一言而取封蓋將試
元崇十事而後入以謂可否分年而異處忠邪指
類而竝驅米斗至於千錢民室幾於九去此方今
公患之至急與當宁軫憂之最深迺大臣先已究
知則天下夫復何慮然可否但繫於審訪而忠邪

正懼於難分虞氏豈非用大中成周可謂建皇極
既憂讒說之震亦病叨憤之欽嘗聞去蟻以培隄
未有畱蠹而蕃木母疾之已甚則固可姑存而勿
論則實難彰瘴不消勸沮迺立理有萬慮行非一
歧同何必親疏豈皆異魏舒始似無取鄭朋初若
可通安得遽知要因久見必使左右皆正直內外
無欺誣則可否自陳於前是非不覈而定成周虞
氏迺得庶幾皇極大中於焉攸敘憂懼郵莩尚何
足言休兵務農便可無患然補之處疎遠而謀近

懷蹇淺而計深亦恃十年嘗承之盼重念補之稟
資頑鄙賦命奇寤勤苦幼能乖違壯日憂虞晚節
摧絕盛時不別不白以得嫌無拳無勇以蒙垢遭
譴遠徙重罹閔喪終亾僅存再被竄逐還回五六
年內往返九千里餘未省蹊田亦遇奪牛之罰何
嘗盜肉猥逢鬪犬之還不死濤淵稍佐民社世當
至德之運人望太平之功拾穗行歌問百年而如
此飯蔬沒齒甘一介之當然豈敢謀身尚懷報主
耿耿自信昭昭實臨更願尊所聞之高明躋斯民

以仁壽造次啓沃終始持循然後朝廷四海蒙遠
猷大夫庶士無遺患國是永建家聲益隆以副上
之倚毗以慰人之頌望旅瑣方困閹高莫親人重
以出賀門下李侍郎啓計入而外遠姑然以望之
伏自頃者端亮得讒畱居均佚旋失芘休之賴卽
懷顛沛之憂茫無事倪若有期會滄溟不改歎自
蕩之波臣天雨何心笑流行之木偶單舟將母遠
道邁凶忠兼孝以兩虧影與形而相弔人理斯酷
生望莫斬矧未至於怨仇仍重罹於竄辱實虞罪

垢更累已知故卵翼之惠山隆而寒暄之儀響聞
諒惟大雅闢此細圖不然孤生安取今日再聆柄
任增激懼悚伏惟卽日鼎燮勞心天休助順恭以
某官江河致遠柱石扶危文能附而武能威剛不
吐而柔不茹體和爲決以厲濟溫中正而通優游
以法謀議遠而始驗誠信久而後彰故於仁聖之
勃興復以勳賢而首用雲行雨施魚躍鳶飛九重
開皇極之言三事起協恭之慮不爲已甚迺見至
平民誦斯言士知此意然有道也由是廣之而補

之稟資甚頑賦命至薄駑駕難企龍門誤登墜十
五年間挽推已至行五十歲矣跋蹇奈何抱瑟自
憐毀車欲去奪蹊田尚爲有罪況迺初不蹊田赦
食馬猶足求功而又未嘗食馬滌器不慙市上受
經自所獄中糠覈而肥卑溼亦壽似鴉集者多矣
何必更占異雞鳴者有之惟知不應旣非意可以
遣者亦往事安足論哉第以少嘗妄計於進爲老
欲不虛於期待屬重光之撫運與百執以同升偶
脫濤淵稍佐民社起死之恩旣厚捐生之誓益堅

且緣心困而慮衡更識言難而行訥噎因戒食折
自知醫審曲則全悟孫以出正爾局促轅下何由
穎脫囊中重惟左右學窮象先識際綿炳固曰有
容所以大無私謂之王而惟危故能論心非幾何
以成務且事有可否易辯迺人有忠邪難分則欲
開大中無忽近慮疏豈皆異同未必親袁盎始議
絳侯後更獲助鄭朋初通蕭傳卒反見傷若此實
繁胡可槩視察就義若渴之故審應問如響之情
借曰比常好先亦意隨必有事造次啓沃終始持

循顯則欲馬不敗羣隱則欲木無藏蠹公是若建
朋黨必消如此而後天下國家蒙遠猷大夫卿士
無遺患觀海恐漫睨柯足知雖未乏戴崇宴見後
堂之頃然可無陸賈微言淡念之間竊自比龜智
能靈人誠不思蠶飽不爲已乃曹丘顧金掠美則
安敢若魯連解紛無取其庶幾亦有命焉非所期
也更望日崇令問益被眷圖蚤正冢司大庇羣品
豈惟一士獨荷至私方戒寒涼尚賒侍省

河府謝執政啓

明恩起廢首玷劇曹衰疾便私尚叨名闈盡出鈞
陶之巨賜寧同草木之無知引分每踰撫躬淡媿
竊以讀書非無用之具固將圖試而求行事君當
有爲之時孰不願知而幸遇賢者奮身而任大中
材隨類以効長寸陰尺璧之匪輕羸糧躍馬而恐
後又如出蔀見日去盆望天所宜欣對亨嘉鮮明
注目安有自爲連蹇俛默向隅惟能技之不同故
會逢之相邈如補之者稟生至薄涉世又疎違道
德之初心獲聲名而過實畫蛇之足嘗奪飲而固

宜蒙虎之皮或得攻而何怪一昨初湔謫籍卽備
史官以半生文字之中而白首江湖之遠忽蒙此
選豈是素期故始榮所得而冒居終揣不能而知
止屬屢爲請與郡復優使自爲謀不過如是此蓋
伏遇某官柱石扶遠著龜見微直方大以正邦周
徧咸而濟物雖良樂所過絕足爲已空然和扁一
經沉痾猶皆起將益收羣俊之助與共底太平之
功况補之嘗履閨臺今守民社未負齋鹽之學敢
忘卯翼之私

志願賀許左丞啓

再膺制命入秉政機仁賢類升華夏均福恭惟某
官徽猷甚遠廣譽早施文能附而武能威濟之以
學剛不吐而柔不茹蓋出於中徇公滅私以退爲
進故能使兩朝而一節冠百吏而獨先上方總攬
權綱詢謀治體務進中和之士以期久大之功民
俗利疚之悉知人材能鄙之素識欽惟圖舊靡不
蒙休而補之書生後來曲士寡與同形骸於樗櫟
寄蹤跡於萍蓬伏念門下召還坤維之年再升鼇

禁之日實緣典校嘗莅諸儒眷言賤疎以備三館
不以年輩官聯之夔隔每於勞問與進而甚溫旋
躋廟堂復在甄冶困屢空於甘旨求自効於米鹽
似蒙獎憐不忍棄外藏中心而敢廢報知己以未
遑而素拙少息緣公獲坐尚以頃年之旨復更數
赦之餘上煩貸全猶竊安便奪麾符者彌歲徙佐
貳者兩邦尤悔寧追省循已屢長鞭莫及固駑蹇
之難驅大厦方成亦飛鳴而自喜悵坐縻於官守
阻趨奉於鈞闕

即歐奉公也

公雖舉大員大政亦兼御而自喜遊坐觀於官中

亦不兩供於中而後自日曼身購莫以固黨

殊少於士張實全尚欲使與爭事於者爾欲與

與下於許少公然公勢坐尚以取平之書其更嫌

與於更計不又張於燕中山所好然雖與口不

與向全與公理向一於於甘白其信於於未也

不以手其言與之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一

一

本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五十七卷 謝何相公啓

啓 高麗人對回教啓

賀門下吳侍郎啓

代上北京韓丞相子華啓

謝何相公啓

賀侯樞密啓

謝韓儀公啓

泗州謝執政啓

代外舅杜侍郎賀姚舍人輝中啓

泗州謝監司啓

謝泗州倅曾丞議啓

謝泗州教授啓

荅賀直閣林次中啓

謝龍圖吳雍薦論啓

高麗人使回遠迎狀

謝高麗使送人事物狀

送高麗使副人事物狀

北朝國信大使先狀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七

啓

賀門下吳侍郎啓

誕膺制檢再秉政機已光選衆之求更竦具瞻之
 望凡居麻蔭靡不欣愉恭惟某官致主忠誠濟時
 賢業寵冠三朝之舊譽高百辟之前著龜治忽之
 所昭柱石安危之攸恃久茲均佚未替告猷聿逢
 圖任之明復貳納言之重國政弛張之素達人材
 能鄙之盡知祇賴和衷以成累洽伏念補之稟性

朴野賦命奇寤早荐歷於閨臺晚屢更於麾守嘗
遭尤悔旋被洗滌皆朝廷及物之私與門牆好士
之德尚叨寄委敢怠承宣今川流已復而無虞歲
事將登而甚美吏知免咎民識樂生仰大厦之併
幪固無不芘撫孤蹤之蹉踣當有所歸卽日再惟
變理宴閑神明勞相屬拘官守阻造台閣

代上北京韓丞相子華啓

孚告治廷改司畱鑰逖聞新命竊忭丹棕恭以某
官道重躬行望隆世濟翊亮四朝之老儀形百辟

之師黃閭調元意比勞於鼎鼐赤松嘉遯興已傲
於林泉屬訪落之云初固息賢之方急茂惟安集
尚輟保釐開府加崇擁旄增重居然全魏隱若長
城伯教素明愛茲崇而敢伐公歸寧遽有是袞以
宜封某蚤誤陶甄復叨庇賴雖簡書之良窘繁履
幕之匪遙幸會居多欣愉倍劇

某官謝何相公啓

峻騰鼎司誕敷制命嘗致門牆之慶粗申簪履之
虔偉天地之休明曠山川之受納故惟幽介畢獲

昭蘇民知至善之不忘物識太平之無象卽日恭
惟持國有道自天降康三接益隆百祿是擁伏以
某官剛柔體撰文武憲邦尊主遠猷隱申甫之維
翰宜民善政粵丙魏之有聲寬足以得衆而惠足
以使人深可以通志而幾可以成務大臣絕傷手
之斲小人懷隔面之從本於中和成此清靜所以
不勞施設坐致安榮伏念某稟生拙艱擇術迂滯
以場屋粗知文墨故闈臺誤有姓名然而未嘗當
一事權任一言責是以初從輕坐終獲盪除齒髮

衰齡妻孥滿日晚已無心於事業老猶有累於寒
飢及此分符益知幸會念使功孰與使過况屬盛
時儻成仁可以殺身敢忘異日願惟遠跡阻望台

閣
賀侯樞密啓
未入大文必育同寅來觀至

光膺褒制峻執鴻樞國有儒臣以禪上治民知聖
澤當復下流相與歡愉固無遠近伏以某官高明
篤實寬裕直方岌然髦士之中夙有大臣之氣果
逢盛旦自拔周行辭章炳蔚足以鼓動四方操節

冰霜足以整齊百吏事無施而不可才屢施以皆
宜曾未十年遂登兩府漢千秋之寤武帝何足慕
哉唐馬周之遭太宗無以尚此洪惟聖主以孝事
宗廟息率由於舊章以仁育幅員欲誕敷於文德
務進溫良之士聿求久大之功必有同寅來膺至
眷豈惟精神折衝於樽俎之上固將中和明備乎
禮樂之間而某稟資拙疎賦命蹇薄以場屋粗知
文墨故闈臺誤有姓名不慮冗材既盈小器故暫
膺於識拔已旋致於顛躋然而未嘗任一事權當

一言責用汔逢於清問遂終削於丹書儻非獲依
仁賢當路之餘光何以克全孤介末塗之晚節重
念補之頃親講習又接鄉邦竊比然明辱知子產
敢同貢禹恃舊王陽不能自躍於鴻鑪乃獨長鳴
於峻阪盡煩深察更欲何求貧未脫於寒飢尚資
廩入老不愆於忠孝猶累生成念賀厦之可同悵
埽門而無自尚爾

伏念近者特造門牆願親杖屨康寧貌悅千岩松

竹之間蕭散情長一世塵埃之上不覺聳慕膝屈
冰歎意消顧蚤預於甄收非敢言於嫺姪高明廣
逮疎迹咸依尚憐孤根未必墜雨生芻一束窘窮
巷之坐愁清酒百壺陪後堂之宴笑曾忘禮絕滋
愧人微綠野放談過晉公之高蹈黃花佳唱比陶
令之將歸醉猶貸於歐茵狂豈誅於落帽顏間和
氣席上陽春以此使人何人不盡既貪知己特達
勿貳之意遂罄平居淡念欲効之言而莫戒轉喉
幾成捫舌雖禮不禁嫌諱字亦有同音如肇者和

帝名也而漢郡存京兆之稱又操者世祖諱也而
植詩有造日之句載在傳注可以考知乃唐鉅儒
若韓吏部亦著宏辯欲開後疑晉進既殊釗昭不
避仰惟大雅固已包荒然令公以三朝德望之尊
而不肖有十年門下之舊易知罕犯每慎偶疎豈
止汗顏真成芒背自違釣席愈攪蓬心悔訟稍瘳
蕪詞始敘伏乞略此細故要諸後圖間順下風且
詢公議似聞芝檢已拜玉音想遂促於曹裝行復
調於伊鼎卽日恭惟神明來相寢餼鈞休補之田

野益疎光儀乍阻蕭然形迹失此庇依已戒僕夫
將趨道左庶欲贊輿誦具瞻之意豈獨伸恩閱私
戀之情

泗州謝執政啓

久此投閒初蒙起廢已膺近使更竊名邦荷天地
之曲成玷鈞衡之平施迂疎內揆感涕徒揮伏念
某家世久衰人材甚冗早預諸生之選與從三館
之遊羣飛刺天同時遇合者自其能爾決起控地
無庸不足者安所尤哉幸未忽於省循終獲逢於

湔洗退無仇怨寧論三歲之不興進有盛明未廢
十年之乃字里閭浸鄙文法逾疎顧雖懷遭時有
用之心實亦負陳力不能之責斯蓋伏遇某官忠
誠尊主賢業濟時著龜治忽之所昭柱石安危之
攸恃豈惟丙魏有聲於漢蓋非堯舜不陳於王邦
之榮懷必歸其美於上上有大澤必行而致之民
災祲聿消歡謠允塞恭惟挈國尤慎官人敢圖赦
過之餘迺在選能之列泗雖支郡地實控淮舳艫
上下以相銜冠蓋往來而旁午今秋潦收涸而川

流底平稼已兆於豐登吏苟逃於曠失顧承人乏
適在此時逢歲有餘乃幸乞漿而得酒於生無愛
尚欲舍魚而食熊誓以肖翹仰酬造物人斯圖也
代外舅杜侍郎賀姚舍人輝中啓而致之
拜命中宸升華西掖側聞新命預劇權綜竊以舍
人制行溫恭修辭敏達夙蘊濟時之業中懷拔俗
之情決科從仕者不四三年閉門著書者踰二十
載化行閭里共畏陳君之知名動京師咸高鄭子
之趣二聖垂衣之始羣才連茹而來首登老成次

起遺逸以謂處阨窮而不愆則宜僚富貴而能行
議禮曲臺衆果推於適變讎書東觀士尤服其多
聞豈徒居遺闕而抗辭司言動而直筆雖亟躋於
法從已久屈於公才出則代言許劉超之清慎入
而承問倚徐邈之博通朝廷得賢中外胥慶某早
塵近列竊企下風未修牆屏之虔先辱緘滕之貺
永言欣佩莫罄敘陳

泗州謝監司啓

久幸投閒初蒙起廢拜明恩而跼躄奉中旨以馳

驅偶蒞屬城遂依大庇州素稱於繁會力尤病於
拙艱視事云初撫躬以愧伏念某材能甚薄學問
又非越自諸生蚤升三館再更郎選四領藩麾惟
被譴之獨輕故滌瑕之前逮付以要郡俾其赴功
野鹿情疎念蒿華而常在疲駑氣索見車蓋以內
驚伏遇某官寬厚愛人公忠蒞事提封一路檢察
百城仰惟攬轡之邈然孰不望風而惕若更願小
寬檢策稍假歲時必有毫釐自圖報稱官守所拘
不獲趨候門牆

謝泗州倅曾承議啓

漢書文韻之奇國於伏

恩俞守郡幸會同僚平居想望之深今此從遊之
便伏以某官賢猷開濟雅趣靖良事業藹其家傳
聲名籍於衆口方紆佐郡良屈遠猷然而素履允
修搗謙更篤宜入預清華之選寧久從關決之勞
惟此拙艱劇於延跂歌襦袴之慕淡愧非才詠海
沂之康終煩敏手方圖馳問遽辱惠音黼黻之辭
蔚然累幅衰頽之質煥若增輝展晤非遙欣愉可
既

謝泗州教授啓

比蒙恩檢改莅便州悵馳問之未遑辱流音之先
及眷言披玩但極感銘伏以某官早擅俊聲躡登
科第偉該通之經術燁藻麗之文辭暫屈討諠亟
躋要近某衰遲假守邂逅爲僚敢辭奔走之勤行
有晤承之便方茲殘溲更厚自持

答賀直閣林次中啓

升華內閣增秩列卿雖揚歷之固宜亦東掄之寢
重竊以冊府之設非止於藏書文館之名固先於

延士大則典領譔述或次補法從之崇卑而是正
技讎猶擺落常流之賤嘗息所以置此之始又念
所以待之之殊豈欲虛名相矜而徒以廩食參養
於燕休淡廬默坐而不聞朝廷議論之毫末世務
旣趨於一切書生亦習於自輕迨茲陵夷最號閑
冷聖明繼照員品復修方將敷求久任之俊良稍
以敦勸方來之遺逸猥同聲氣預有光輝恭惟某
官少以藝文早收科級本於高才達識之自致濟
以彊學好問而旁通明白不私敏捷立斷事每試

而皆可居所去而見息烏府郎曹屢更於繁要蘭
臺都省稍陟於高華果奉明恩更躋祕職猗歟父
子之相繼藹然兄弟之嘉聲儒者之榮衆人所慕
行超騰於近列益開發於遠圖致主之功計日以
竣補之備員中秘絕企後塵乃蒙齒記常僚講修
故事交馳牋牘慙輩行之非宜藏置縑緙傳子孫
而爲好

謝龍圖吳雍薦論啓

陳編窺竊何補諸生華袞裒榮敢煩一字誤蒙代

匱祗劇厚顏補之稟生旣愚聞道亦淺少日狂狷
頗復激昂長年艱難稍亦咎悔不幸先子蚤棄諸
孤居然爲貧初此求仕賣刀買犢行藏獨可以自
期觀頤舍龜失得不足以相補竭來泮水三易歲
華無它時捧檄之勞有平居肄業之樂譬彼倦鳥
聊復投林坐令摧頽滋用迂闊風雨子桑之席促
軫屋穿蓬蒿仲蔚之園披書案朽間偶好事惠然
晤談務閑偷安考滿當去豈圖過聽乃此誤加謂
是足非長而雞肋可惜收置門館論諸朝廷此蓋

伏遇某官高才得君強恕待物統綏一道刺舉百
城如般之運斧斤曾微擁腫若良之操縵策安有
疲駑曲憐孤生爲借餘潤管張安世不樂私謝而
李習之嘗賦感知趣非不同義各有處更願寬其
不及須以後來豈無毫釐可卜報効

高麗人使回遠迎

伏審航琛入貢館飫言歸瞻九雉之崢嶸夢回天
上指三韓之縹緲色見眉間候役來聞使輅將及
叅承可卜欣抃良深

謝高麗使送人事物狀

茲緣迂勞初獲晤瞻入覲日畿慶賜牽之成禮言
歸海國辱展幣以交驩盛意難承珍藏敢置

送高麗使副人事物狀

州僚備位郊犒常儀蚤欽俎豆之風先煩委贄願
報瓊瑤之好敢廢實筭薄物將誠別封具列

北朝國信大使先狀

茲者歷紀歲端禮欽鄰問眷使輅之于邁幸候館
之可休冒涉寒威又寧福履趨承良邇欣詠徒深

之何林冒此寒風又寧願舞鶴飛身應如病於寒
故昔室雖微燕燕難逢問春與歸之千歲幸知歸

一亦應因計大對武裝
聯其說之致如爽實其萬物殊端匪性具故

所對計計較深常謝香油豈豆之風去取委實願
後高顯對隔入軍亦壯

誠辨因私深計以交趨趨讀讀承今誠深羅
參承捕高顯對後入軍亦壯

參承捕高顯對後入軍亦壯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五十八卷

啓

與謝寶文啓

謝淮南漕彭元施啓

與京東漕黃朝散啓

答謝華守趙子剛賀入館啓

與毫守向宗旦啓

上河北漕呂進伯所業啓

代胡唐臣授蘇幕與使者啓

授澶州司戶荅韓諫議璠請充教授啓

回鄆城孫簿啓

賀教授陳履常啓

荅謝狀元李常寧啓

荅謝宗室奉議啓

荅賀李祥改宣德啓

荅亳州趙教授啓

太學荅學生林自啓

荅王勳謝貢啓

荅陸倕啓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八

啓

與謝寶文啓

竊審再膺宸檢還鎮淮邦副朝廷因任之求慰民
吏去思之意伏惟歡慶恭以某官忠盡耆德文詞
宿儒蚤記淵衷徧躋法從長人京邑豈徒前有之
趙張控虜藩垣真是禁中之頗牧惟江陽氣俗之
舊有棠陰惠化之餘農絕帶牛尚未忘於勸課兒
騎竹馬願復見於行春惟暫屈於統綏固不勞於

經理而補之倦游文館得請佐州曾未造於門牆
將獲依於麾棨自惟幸會尤劇欣愉方冬互凝取
道遼遠

謝淮南漕彭元施啓

吏能何補公舉過優迂疎內循光價已倍伏念補
之無自得之學非適時之才間關一名黽俛十考
庠校五歲館閣四年不能稽而取禾退默旣慙於
素飽未操刀而欲割進爲又懼於得傷故嘗冒請
於外官庶幾自試於民事而託部封之未久辱咳

唾之獨先靜言思之何以得此斯蓋伏遇某官忠
以事上恕於取人過譽斗筲俾叅瑚璉李長樂之
許文舉非爲通家暴公子之知不疑儻緣一語人
之幸會勢豈偶然誓堅許國之心終得報恩之所
感荷激切不知所裁

與京東漕黃朝散啓

伏審祗膺眷擢榮摠漕將已擇剛辰初臨治部伏
惟慶慰恭以某官才高當世聲發妙齡行誼規於
古人文章固其餘事鴻干以序美旣載於兩朝玉

立而溫威自宣於百郡屬河朔流移之始復而山東罷瘵之未蘇庶幾小豐有望卒歲故暫假問民之寄豈久迂攬轡之行補之頃濫麾符方茲譴謫何意周旋之舊乃依刺舉之嚴捨曰蘇孺文之天迂疎敢有或者李將軍之地寬大所爲非輒病於至公實少伸於知己永言幸會莫罄敘陳

荅謝華守趙子剛賀入館啓

頃者効官河外託庇府中違離屢易於歲華傾想第勤於魂夢疎慵成癖問訊闕修伏惟坐鎮安閑

履時休裕補之才能甚薄學術亦迂比緣明詔之求偶用輔臣之薦道山羣玉之地濫跡莫遑長林豐草之思此心固在斯蓋某官忠信好禮彊恕行仁吹噓所加隱伏皆奮蓋嘗勉裁尺牘槩敘鄙誠置几塵生開緘字滅旣後時而莫致滋撫事以爲慙乃蒙眷私特枉慶賀辭極瓊琳之美情踰骨肉之親顧惟感銘尤劇衷悃新元肇布介福來同

與亳守向宗旦啓

頃緣契援嘗奉標儀去牆屏之已賒託麾符而淡

幸恭以某官溫良植已忠蓋在公勳名烜赫於相
門爛成蟬聯於帝室不由此進自以才稱騫翔省
寺之華更踐藩垣之重居有善政去嘗見思而補
之疎拙領州乖違得譴未更歲律仍避親嫌仰寬
大之足依俯飄搖而自慰奔馳敢後叅對可期

上河北漕呂進伯所業啓

草木有榮逢春乃耀鳥蟲含響得氣則鳴物誠甚
微情乃如此士有知識志宜激昂自憐孤生誤喜
未學執技不化知己益消實緣官曹統莅使部竊

以畏大人於早歲事君子於一朝向塵長趨人進
亦進登堂危坐衆言則言不圖高明見假顏色問
訊所學開擴其愚昨成至言所要知道退念空語
滋不欲陳然而殫廢楮毫棄滯箱篋憤排已吐蕪
蔓莫刪猶望牛歌足觀蠅墨可綴察鄙心於甯子
成拙繪於曹生則雖孔門未廢由瑟尚或有取不
爲無庸

代胡唐臣授蘇幕與使者啓

此者忝命宸廷備員州幕仰威容之固久託封部

以爲光竊自息惟良深幸會伏念某才出中下譽
乏鮮明雖任使之粗更顧毫毛之未立祇惕譴尤
之後摧顏禍罰之餘豈敢進求智挈鉞而安取庶
幾分守恩弛負之已多此蓋伏遇某官忠以事君
恕於接物蕭生論議寧忘意於本朝范子澄清蓋
有心於天下寅緣竊食邂逅望塵捧檄束裝計官
期之良邇登堂聞教况吏政之可師欣忭之情倍
百常品堂授澶州司戶荅韓諫議璫請充教授啓人

竊以貴賤位殊義非均則有所不荅賢愚術異勢
旣絕則無以相求蓋明公在上之達尊而不肖衆
人之晚遇解褐一命從軍大邦以未嘗知名而過
聽獨收故不待望履而陳書犯分罪實出於不韙
誅宜獲於非常敢謂伏蒙某官寬裕有容威嚴曲
霽猥以世間之盛禮施於麾下之鯁生屈記室以
裁牋賜家童而返報往來嫌於敵體進退越於常
倫愧汗莫堪駭情無措炳若文章之眩目跫然藜
藿之驚心上煩開府之知下無國士之稱至於假

資助乏輟棄代徒自惟平生得此固寡三復敢置

累息弗寧蓋補之才貫竄疎學尤拙陋幼雖有志

壯益無聞幸邁明昌預受教養庶幾同小子之有

造未敢與先生而竝行正使鹽効勤猶病弗稱

若復庠序肄業尤非素長伏况德誼之最隆

府中衣冠之甚美鄒枚毫牘之侍應子組之陪

足以議論古今酬酢左右豈宜下陳無似吏

乃辱大人當路之末光拜教至榮拊心益忝吏

隗始私不忘築吏即以遂行尚或有奉盤之

頃斂板就列計日有期託庇門闌終身悃悃惶懼

激切之至

回鄆城孫簿啓

麋鹿情疎但記蒿苓之樂鶴鸞跡遠無心羽翮之

追忽被除音復叨守土髮星星而久憶綬若若以

增慙敢圖眷獎之深首辱緘題之慶徒欽雅致夙

越常流偉初奮於仕塗藹已揚於才譽身相為援

豈無用力之公卿意獨與親乃在退藏之農圃將

高懷之固異實近世之所稀補之自信良堅與庸

資助乏輟棄代徒自惟平生得此固寡三復敢置
累息弗寧蓋補之才實竄疎學尤拙陋幼雖有志
壯益無聞幸邁明昌預霑教養庶幾同小子之有
造未敢與先生而竝行正使米鹽効勤猶病弗稱
若復庠序肄業尤非素長伏况門下德誼之最隆
府中衣冠之甚美鄒枚毫牘之侍應劉樽俎之陪
足以議論古今酬酢左右豈宜下陳無似之賤吏
乃辱大人當路之末光拜教至榮拊心益忝請自
隗始私不忘築臺之初卽以遂行尚或有奉盤之
頃斂板就列計日有期託庇門闌終身悃悃惶懼
激切之至

回鄆城孫簿啓

麋鹿情疎但記蒿岑之樂鶴鸞跡遠無心羽翮之
追忽被除音復叨守土髮星星而久憶綬若若以
增慙敢圖眷獎之深首辱緘題之慶徒欽雅致夙
越常流偉初奮於仕塗藹已揚於才譽身相爲援
豈無用力之公卿意獨與親乃在退藏之農圃將
高懷之固異實近世之所稀補之自信良堅與庸

已甚枉瓊瑤之爲好撫蓬甕以生輝感荷之誠倍
百常品公快意與縣公其張燦公景國錄
越常賀教授陳履常啓公快意與縣公其張燦公景國錄
擢領掾曹歸臨鄉校與從游之良舊私慰喜以居
多竊惟國之求才病取捨之膠於法士之涉世患
進退之失其中設科舉爵位以誘人假誦數詞章
以干祿須其出試則鄉黨自好者耻夫屢獻不以
禮際則山林長往者豈其肯來故上安於有司之
區區糊名以爲公而士惑於古人之皇皇載質以

爲辱莫聞覽德之鳳率多食餌之魚恭以某官行
獨而通志潔而降不落落以如玉矧泛泛其若鳧
窮無立錐術可濟國至於博覽之學絕出之文要
其平生固曰餘事尚不屑去安有求聞聲自籍於
諸公章數騰於當宁拔起閭里朋類之榮收還妻
孥親黨所喜未促公車之詔聊從泮水之行庶觀
成山必自累土辭尊及富仕何往而非安有爲與
行志苟存而皆可貽牋良幸修慶獨稽傾詠之誠
倍於儕等

雞肋集 七
荅謝狀元李常寧啓

摘詞中禁擢秀羣豪一鳴而驚閭里爭傳於盛事
三道之要朝廷相賀於得人伏以某官藏器於身
待詔而往文非時好近灑噩之商周經本心通無
異同之王鄭囊錐出穎郵傳馳聲望冠蓋以傾風
固其素願過蓬茅而委質非所宜堪豈徒一戰而
稱雄庶觀千里之自此忻愉良劇敷敘何窮

荅謝宗室奉議啓

程文入等恩詔換官起身玉牒之華通籍金閨之

貴伏惟慶慰竊以邦國之建本支是崇變商餘風
周化行於麟趾懲秦孤立漢勢定於犬牙豈徒魯
衛兄弟之俱賢固宜向歆父子之間出逮觀近世
莫盛李唐持鈞軸以當朝適之首出以文章而傳
世長吉獨先聲明迄今想像未泯恭惟聖世尤篤
宗盟惜夫飽祿廩而宴安故使學詩書而進取及
茲歷歲寔得聞人新恩奉議稟性茂良修詞敏邵
恥從派屬輩居環衛之中欲以功名自致薦紳之
上果緣藝選驟改文班同列相矜一時盛觀竚騫

騰於夷路益開發於遠圖先枉緘封過形謙挹感
銘良劇敷敘奚禪之中於以各自文顯條之
茲風荅賀李祥改宣德啓蕭東山文身引隨地濟
延對宸廷改榮京秩從游茲舊慰喜良多恭以宣
德懿行不羣令儀可度粵從幼學夙有俊聲下惟
未省窺園持竿寧悟流麥其精如此故資之淡珠
玉蘊含山川輝媚自當名世豈獨傳家補之氣合
相求心均莫逆緝緝洗之何取檝株枸之自畱臨
水送將牛羊方下望風懷想鴻雁欲來庶幾逢聲

子之班荆且復過孟公而投轄未遑馳慶先辱流
音尚阻盍簪惟期彊飭

荅亳州趙教授啓

茲緣罪譴復避親嫌跂才譽之素勤聯官曹而淡
幸恭以教授推官端良可度超犖不羣蚤收科第
之榮方莅膠庠之佚粹精古學本自得於下帷敏
捷高辭咸相傳於倚馬操惟幽而不改聲乃大而
遠聞倦飛聊比於一枝築室尚容於三徑先煩慶
問尤認眷私感服忻愉併增誠悃

問次太學荅學生林自啓
竊審論秀辟雍登榮造士伏惟慶慰上舍先輩懿
行可度美才不羣負笈徒行豈辭李固之千里違
親忍志未厭何蕃之五年故能通達大成文史足
用升諸鄉而有素告於王而可官以補之預在膠
庠特貽牋翰推先非據感服徒深

荅王勳謝貢啓

數從升補初預賓興雖學制之同然必鄉評之所
與竊以貢士先輩幼稟雋異蚤勤編摩敏七步之

修詞飽五車之彊記李廣百戰未立寸功何蕃一
歸動輒累歲阨窮已甚操守更堅果緣考察之公
往偕造秀之選國有道化方革浮華士惟忠良乃
稱推擇九層始於累土一鳴可以驚人豈但顯親
固將行義願息飯粟務正學以言而發身毋侈輜
車稱稽古之力以辱士先承緘翰但劇感銘

謝陸倕啓

輟自班聯屈臨州郡涓辰之善視事云初伏惟慶
慰恭以某官經術博通文詞敏瞻賢關論秀蚤成

金玉之章卿寺須才久躡鵷鴻之綴英猷方顯雅
致不羣自求外官欲試民事聳聞交印已楊慈惠
之聲卽見賜環復在清華之選補之田閭託跡萍
梗因風當越牆屏之嚴以伸桑梓之恪屬茲被命
既迫赴官愧流問之辱先悵叅承之莫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八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五十九卷

啓

赴揚州上太守王資政正仲啓

與交代范峒啓

與淮南提刑賈殿院啓

與淮南監司啓

荅揚州教授曾收啓

上揚守王正仲啓

與淮東提刑王司諫啓

荅揚守判官趙奉議啓

荅致仕劉敏大夫啓

與京東漕張道順啓

與京東提刑趙景仁啓

荅淄守啓

與淄倅啓

與提舉鄭彥能啓

與京東漕呂直父啓

荅滑守李孝純啓

賀知府趙待制移鎮啓

謝提刑上官正言啓

畱臺韓朝請到狀啓

荅維守啓

揚州泛用賀冬啓

元日賀啓

元日賀啓

荅交代中散啓

與李中大啓

謝呂大夫啓

荅通判朝奉啓

代韓太中賀徐中丞啓

與淮南監司啓

謝解啓

公爲求親啓

送幣啓

公似求親啓

萬世錄
代謝求親啓

許親啓

送幣啓

求親啓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九

啓

赴揚州上太守王資政正仲啓

比者得請宸廷備員州佐蚤在陶鈞之內久辭牆
 屏之嚴寅緣庇依欣喜幸會恭惟某官道德世範
 文詞儒宗龍虎之得風雲主威益重山淵之有珠
 玉國勢增華加以仁厚不矜直方有體倦經爲於
 機政息宴息於藩維而補之冊府後來書生孤立
 慙梧鼠之五技窘侏儒之一囊江海之息日縈魂

夢麾符之蔭與有光榮春水已生吳艤當具尚曹
裝之未促儻荀御之可容鄉往之誠倍百常品

與交代范峒啓

蒙恩外補承乏後塵惟慕誼之素勤獲趨風而自
慶恭以某官夙懷賢業藹有令名行已不撓而衆
推居官所至而民願尚淹器幹屈佐藩維補之質
薄自憐學迂寡與陪英髦於中秘非所宜堪奉甘
旨於宴閑益其私便企青雲而雖舊繼白雪以良
難行造門牆粗窺矩範欣愉幸會悃幅奚殫

與淮南提刑賈殿院啓

蒙恩外補竊祿便親望履幕以良勤去門牆之未
久敢圖官守遂在部封恭惟某官道業古人之期
風聲列位之冠以義出處繫時重輕雖雅意不忘
於本朝而直諫自難於居內久傾公議尚屈遠猷
補之質薄自憐學迂寡用糜丹鉛於冊府固乏毫
釐佐條教於藩城足殫駑蹇趨叅良邇庇賴爲榮
瞻詠欣愉併悃悃

與淮南監司啓

蒙恩補外竊祿便親仰風望之素隆傾誠心之固
久敢圖官守遂在部封恭惟某官賢業藹聞公才
屢試奉行寬大之令威亦暢於屬城愛養疲瘵之
毗財不虧於成賦尚淹使指行副褒延補之質薄
自憐學迂寡用糜丹鉛於冊府固乏毫釐佐條教
於藩城足殫駑蹇趨叅良邇庇賴爲榮瞻詠欣愉
併深悃幅

荅揚州教授曾啟啓

比者請外便親蒙恩佐郡往歲周旋之舊彌年契

闊之懷又此從遊良爲幸會恭以其官精智洞物
高才邁羣倚相讀書博洽寤於世表正平作賦敏
捷出於坐中科甲先登名譽早立當居要近寧久
宴閑補之自以拙艱安於疎迹青雲魏闕初驚日
月之遙春水隋河已夢江湖之上聊復爾耳慙爲
米之淵明于時言言喜班荆之聲子清和在候導
養適宜先辱音題尤增感刻

具而上揚守王正仲啓

近承恩檢叨備府僚嘗貢郵牋僭塵台几敢謂謙

尊之盛德曾無疎賤之遐遺飭書記以染修付候
兵而傳致獎收踰分感愧并心伏審得請過家方
春展墓散黃金之百鎰見白髮之故人鷁舟歸濟
於晴江虎節還臨於治部卽日鎮撫多暇神明用
休補之蚤被陶甄久辭牆屏載勤舟楫奉甘旨以
知榮適及郊圻聽歌謠而自慰意行調於元鼎難
久託於後車用此傾馳不忘魂寐清和當候拜伏
可期

與淮東提刑王司諫啓

被選中宸改臨東部獲趨風之良舊思去德之未
遙側聆除音尤喜幸會恭以某官學術知古才謀
適時直節在於諫垣能聲聞於省闈訪民恫苦姑
暫屈於登車副上褒延已久虛於前席補之才質
人後趣操衆違比緣將母之求偶遂佐州之請敢
圖官守預占提封庶自竭於疲駑蘄永依於庇賴
欣愉鄉往併劇下情

荅揚州判官趙奉議啓

辟書畫可賓幕改除惟跂慕之素勤獲從游而私

幸恭以其官美才自立佳譽藹傳鳳穴一翰殊有
超宗之質龍門獨上早膺元禮之知念契闊之未
遙辱音題而尤喜炎歆方熾款晤可期

荅致仕劉敏大夫啓
竊啓風聲未親晤語枉書郵之先貺審舟御之將
臨卽日順履凝巖茂迎福祉某官賢誼甚美公才
素高浮榮如過於蚊蚋苦節自期於松柏幸緣寓
止當遂從游載惟欣慰之多非復敘陳之究

與京東漕張道順啓

念趨風之良舊復去德之未遙遂託部封實爲幸
會恭以其官博學知古通才適時揚歷省闈名獨
高於羣彥從容使指威自讐於屬城方聖政之又
新豈賢猷之久屈補之內慙竊祿自乞試州歲比
不登民逃未復撫循有道在躬守於詔條施舍不
煩可面承於教約炎歆方熾參奉有期

與京東提刑趙景仁啓

光膺帝制出領使權已次封圻初交印節伏惟慶
慰以其官高才敏達雅操靖嘉玉立班行固朝廷

之妙選風生羣聽藹臺省之休聲尚屈遠猷俯臨
一道行著澄清之績亟歸侍從之華而補之請外
便親得官屬郡竊伺張壇之邇將申守土之恭欣
抃之誠倍百常品

不登 荅淄守啓

去闕廷之伊邇施負擔之云初畫界相望親仁良
幸補之世家單系冊府後來文無取於將明武不
足以捍衛每自慙於索米姑求試於長民伏遇某
官忠盡事君中和布政顧何功於製錦竊自喜於

分光未暇染修先承慶問感銘殊厚敷述難窮

與淄倅啓

著述寡功迂疎畏罪輒自陳於將母偶得請於爲
州敢圖弛負之初乃辱馳書之貺感銘殊厚傾詠
益勤恭惟某官懿行溫良公才敏邵題輿以俟偉
仲舉之高名投傳而歸小巨卿之獨操宜入聯於
省寺寧久困於簿書而補之曩管宦游寅緣晤接
回首十年之舊相忘數舍之間尚阻合并重增鄉
往

與提舉鄭彥能啓

頃寓都城偶連牆仞自惟疎拙方力請於郡章亦
值高明將出宣於使指幸趨風之頗數復去德之
未遙間關行路之勤倥偬交符之始仰依大庇內
激愚衷伏念補之素不逮人猶知信已少時薄技
誠何取於屠龍長歲虛名固無堪於挹酒窘中塗
之蹇跋賴十手之輓推矧在仁賢最爲知舊當法
令再行之際屬疲駑承乏之時庶幾平均未廢詢
採恭惟某官忠以事上惠於撫民嘗力學夫古人

知爲政之大體清河恃孺文之故敢有是心渤海
遇勝之之賢儻緣今日官曹冗甚書牘闕然尚阻
叅承重增延跋

與京東漕呂直父啓

被旨中宸改臨東部凡居庥庇舉集欣愉恭以某
官業履忠純才謀敏達當先朝之慎柬在羣俊之
上游使指屢將守麾荐擁居有顯効去常見思方
聖政之又新豈賢猷之尚屈而補之自惟疎拙頃
辱交承復幸提封獲依刺舉惠畱多袴民借寇以

雞朋集 七
無由威暢連城盜奔秦而先改趨叅甫邇頌詠尤
淡

荅滑守李孝純啓

久託姻盟未親賢度一麾假守釋負擔之云初千
里贈言想音容而如接媿慙旣厚欣喜并淡恭以
某官懿行自將高才挺出蚤踐揚於要宦方烜赫
於能名列戟映門固大家之流澤寨帷行部有循
吏之遺風側聆交符幸此授館將獲踵門求見之
便以慰慕義無窮之心契闊未間傾馳尤劇

賀知府趙待制移鎮啓

光被制書改司京鑰凡居庥庇舉集歡愉恭以某
官中正而通優游以法蘊經邦之遠業在志學之
妙年入奉清光文采昭回之上出臨方面折衝燕
笑之間自當綱紀朝廷訐謨帷幄尚茲均佚咸謂
非宜補之疎拙守藩乖違得罪敢圖恩宥乃佐畱
居仰大厦之足依俯孤蹤而自慰妍和取道順履
逢休

謝提刑上官正言啓

奉法不虔蒙恩薄譴何意拙疎之跡乃依刺舉之
嚴莅事云初省躬淡幸恭以某官風猷甚遠德操
不回學蓋在於誠身仕不蘄於遇合少馳妙譽蚤
掇上科夷考平生實皆餘事尚出將於使指行歸
侍於禁垣而補之樗朽無堪萍蓬惟寄去門牆之
滋久備官屬以爲榮収堂下之言雖仰煩於大雅
効囊中之穎茲方窘於末塗更願須以歲時寬其
戀策庶幾報稱可積毫釐感愧之懷倍百常品

畱臺韓朝請到狀啓

奉法不虔蒙恩薄譴敢圖佐守遂隸分臺眷言離
索之情獲此從游之幸恭以某官慶傳累世譽滿
本朝子產知然明之心殊非今日文舉待正平之
少固與忘年馬伏櫪而長息萍因風而相值人生
投分勢豈偶然念布敘以未遑辱音題之良厚欣
愉感荷倍百鄙懷

荅灘守啓

自以拙艱安於疎逖抗章得請交印云初傾心德
誼之勤引領疆圻之邇願馳書之固久特櫻事而

未遑恭惟某官慈惠爲春清明可鑑帶牛緣畝不
但格於頑民渡虎去封已先柔於異類將入補公
卿之缺豈惟錫車劍之榮慙製錦之難工幸分光
之無損首貽慶問倍荷眷私屬守郡符阻親履幕
揚州泛用賀冬啓

銅儀軫轉肇南陸之景長緹室飄颻知黃宮之氣
至人惟剛德天與介休恭以某官篤實方中柔嘉
暢外世大來而小往時陽息而陰消用此進爲孰
量事業悵坐縻於官局阻趨慶於賓墀欣頌之誠

倍越常品

元日賀啓

羊雞祓惡導四氣之始和椒柏泛醇薦百年之難
老惟人視履與物咸新恭以某官中正以通柔嘉
維則入陪嚴禁屢輸竭於忠猷出總連城暫布宣
於惠澤順迎端月茂擁介休悵拘繫於郡章阻叅
承於戎幕永言善頌數倍常情

元日賀啓

羊雞祓惡道四氣之始和椒柏薦醇介百年之難

老惟人視履與物咸新恭以某官中正以通柔嘉
維則佩牛還畝知警夜之可虛竹馬迎郊想班春
之方暇順迎端月茂擁殊休悵拘繫於郡章阻叅
承於賓幕永言善頌數倍常情

荅交代中散啓

拜恩中禁假守瀕河念化別之尚新獲交承而自
幸恭以某官德誼粹美材猷敏彊久東在於班聯
暫屈臨於刺舉將聞顯用諸大夫皆曰賢固有規
摹舊令尹必以告未遑修問先辱流音叅晤可期

欣愉良劇

與李中大啓

倦游郎省得請藩麾平居慕望之勤今此晤承之
便恭以某官德履端潔才能敏長學穉齒而蚤成
志耆年而彌邵踐揚臺閣蓋政事之猶存穎脫雲
泉固風聲之可尚馳書尚闕流問辱先傾蓋足榮
驅車竊抃

謝呂大夫啓

請外便私蒙恩補郡去闕庭之伊邇弛負擔之云

初問俗何先聞風增慕補之世家單系無府後來
文無取於將明武不足以捍衛每內慙於索米姑
求試於長民伏遇某官脫畧軒裳燕居里第顧何
功於報國竊自喜於親仁未暇染修先承榮問感
銘良劇敷述奚彈

荅通判朝奉啓

得請宸庭出分郡寄惟傾風之素切偶聯事以爲
榮恭惟某官德誼致修聲猷自奮揚歷閨臺之舊
回翔藩閫之游咸謂非宜安能久屈庶幾有政賴

別駕以不空固願無何如淮陽之高臥叅承良邇
欣幸尤深至精樂育大難不棄常由於一言如

聖代韓太中賀徐中丞啓

躋榮螭陛進總霜臺恭惟慶慰伏以某官天才俊
良神氣宏偉起于磐之鴻漸爲溟海之鵬搏操行
古人之期謨謀當代之映賈誼之遭文帝千載所
難馬周之遇太宗一言而合亟任掌綸之選迅陞
專席之雄光華儒林洋溢士論側聆新命俯愜素
誠限繫外官阻申慶謁永言欣忭曷罄敘陳

始與淮南監司啓請永言州林邑禁錄刺
罪譴佐州親嫌易地倚門牆之良舊託封部之云
初內顧迂疎尤淡幸會伏念補之少而孤立壯不
適時誤貼職於書林本無學業濫承流於藩郡祗
用資塗敢攀鷓鴣之高嬉自笑餅罌之易滿黑生
白犢寧論無妄之災醜效美擢宜取求全之毀賴
聖時之忠厚俾愚分以便安每自揣循惟知憐惕
伏遇某官至誠樂育大雅不羣恕常用於一言威
自行於千里尚寬刺舉小假歲時儻不重於悔尤

或粗收於毫末

謝解啓

伏覩解榜偶被薦送者迫疆敵以當前初虞逐北
挈孤軍而冒戰遽預先登進叨非據之榮退積循
涯之愧竊以治非一道三代之所同功學非一師
百聖之所竝宇更末流於淺鮮之後追大本於芒
忽之爲五官猶具於天根六鑿未仍於物僞行義
忠信粹乎常得於固存言語文章卓然皆出於可
用教化之所被及風俗之所影隨中國無異於四

方野人知學於君子王者之迹未熄古人之體尚
存少變而爲晚周大壞而爲戰國處士以詖行自
售公子以得人相傾離騷濫於辭章兵法窮於威
武禁游說者縱橫以辯顯任使者推理以雄俗僻
則吳越無秀民照奇則鄒魯無異行陵夷百世鹵
莽一塗漢汭秦餘而莫醇唐因隋舊而未善際真
人之撫運混雜霸之餘墟英宗廣於規謨仁祖備
乎文物今上闢圖書之府重禮樂之司息誦數爲
腐儒廢雕蟲爲土苴奮乎百世之後覩此六經之

難以是取人謂宜得士如補之者拙非世用僻與
衆違有轉喉觸諱之窮無炙手可熱之助流離百
狀辜負寸心搢紳之所未信而無庸鄉黨之所共
輕而竊笑踽踽自守無意於舍龜偃偃何從迨同
於卽鹿亦嘗側聞長者之論庶幾得上君子之堂
十載屬文七年論學蚤濫舉首輒困退飛託患難
之餘生守迂疎之舊習仰箕裘而莫繼俯蓬甕以
增羞望絕亨嘉分投窮籍詩常招隱書或絕交它
人誚其逆施智者以謂非異不覺歲月之易失竊

省功名而自驚遠舉何爲聞虛絃之已怯相忘可
樂忘芳餌以復來然而學不能偶當世之方圓材
不足當大人之取舍僂俛自力孿拳莫堪一字固
微屢經營於燥吻萬言良富愧滂沛於搖毫尚賴
庶明過辱題品掇其片善躋以上游斯蓋伏遇某
官大雅不羣至誠樂與譬之水正錯而不動與夫
衡誠陳而不欺有形焉得而苟藏無物不可以自
試故容蕞陋亦預甄收某敢不增益淺聞激昂壯
節鵬搏有待固未忘九萬之程狗盜爲功猶不愧

三千之客

輪誠公爲求親啓

慶長舊望雖懷齊鄭之殊投分明時實許晁張之
竝輒恃斷金之好曾忘倚玉之嫌仲孺姪孫吏部
長男公爲不逮於人粗教以義伏承賢弟龍圖位
第十一小娘子閩儀世邵女美幼聞妄仲納采之
誠私幸宜家之慶不忘故分終惠好音

送弊啓

近者輒布私誠仰希高援愧山川之能受報金玉

之好音不鄙單平更篤盟好及泮水之未幾羞束
鹿之惟時念孔李之通家寧慙於舊庶媯姜之五
世殊未可量永言欣愉莫罄陳敘不腆禮弊具如
別牋一小於子聞翁世孤女美世則之也
吳公似求親啓人賦以表其心
通家奕世如蘭未喻於夙心繼好諸孫投李敢期
於厚報載敦合姓敢替問名伏承某人女善慶所
鍾德容兼茂某人男屬方幼學期以成人男既彼
甥女惟此出契援踰於它族禮律可以通昏鳴鳳

其昌已篤媯姜之舊同車信美不違齊鄭之嫌
望良勤好音無悶

代謝求親啓

近枉行媒特傳嘉命高門絕企實懷賈詡之私見
子良勤願附王謙之義仰慙眷厚敢布悃誠伏承
某男蚤聞俊良自立孝悌無綺紈餘子之好有詩
書寒士之風某女方妙年齡未閑警戒采蘋南澗
雖法度之可追如舜同車顧德音之未著承言感
佩難遽遵承

許親啓

比念鄙宗難攀高援輒布敢辭之義重煩同好之言詠魴鯉之詩雖有慙於齊宋思冠冕之胄誠竊慕於崔盧矧縑綌之已勤欲逡巡而安可願言託附實有光榮感刻良深敷陳莫究

送弊啓

疊煩信紹申篤嘉盟煥然純帛之儀寵以問名之耗蘿施松柏後方昌而莫與京桃報瓊瑤物雖薄而用可重不腆實篚具如別牋

求親啓

台鼎高門金蘭重義已幸趨風之舊矧煩繼好之修令弟某官制行孝恭稟資英爽幹蠱優於用譽視履宜於考祥某房第幾孫女蚤慎閨儀粗知婦教乃求葑菲俾結絲蘿承命愧慙披詞榮耀竊欽慶善方膺五世之昌輒昧單平願布一言之諾其於銘感豈盡敷陳微物將誠具如別幅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五十九
 祭文
 北京為神宗靈駕發引告祭文
 河北轉運司告祭文
 河北提舉司告祭文
 禮部為欽慈皇后發引百官告祭文
 北京祭畱守王太尉文
 北京國子監奉詔封孟荀揚韓告先聖文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六十卷

祭文

北京為神宗靈駕發引告祭文

河北轉運司告祭文

河北提舉司告祭文

禮部為欽慈皇后發引百官告祭文

北京祭畱守王太尉文

北京國子監奉詔封孟荀揚韓告先聖文

詔封孟荀揚韓告先師文

筮地告先考著作文

告六叔父寺丞文

北京祭措置李宣德文

除夕祭北京教授解土地神文

罷齊州先塋焚黃告祭文

代澶州韓諫議祭河文

代祭龍女文

國子監祭司馬溫公文

館閣祭呂申公文

代尚書侍郎兩制祭魏王文

祭歐陽文忠公夫人薛氏文

同李昭玘陳察祭贈太師李公文

代王資政祭李少保文

祭陝州二叔父文

祭外舅兵部杜侍郎文

祭南京畱守刑部杜侍郎文

祭南京國子監泮池神文

祭長興府泮池神文

祭泮池二神文

外主贊苑祭李少卿文

同李印中刺祭李少卿文

祭泮池文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

祭文

北京為神宗靈駕發引告祭文

薤露朝晞歎九齡之夢闋宮車晏出驚七月之期

臻崩天增杞國之思舉考切堯人之慕因山克就

同軌具來羹牆痛劇於中宸弓劒哀纏於羣辟安

知帝所逍遙廣樂之觀空有人間惆悵汾河之詠

戒塗雒鞏接軫大任竊守提封是虔告享風雲改

色羽衛無暉背通汴之神皋指清伊之吉壤惟宗

稊傳聖謳歌訟獄以咸歸而功德在人禮樂政刑
之未悖不顯亦世無疆惟休臣等祇奉官箴阻瞻
牆嬰攀號莫逮洒血摧心齊人固始於此
河北轉運司告祭文
昊穹不弔仙馭難追爰諏七月之期是屆萬方之
軌邈鼎湖之龍去天上景長空汾水之雁飛人間
事改纘服懋重熙之化見牆昭大孝之思矧茲臣
鄰以逮黎庶仰瞻何所擗踊寧堪法仗載嚴悲笳
互咽桑白雲而安往刪黃鳥以無從惟夫神功莫
大而難知固與景命俱傳而不息臣等各縻官守
阻望靈輜徒有忠誠攀號洒血

河北提舉司告祭文

因山之制七月遄臻同軌之期萬方咸在弓劍畱
鼎湖之慕衣冠餘渭水之思僚慄徂秋已變風雲
之慘淒涼入夜更增笳鼓之悲虞牆徒劇於見堯
夏服仍勤於纘禹耆龜告吉陵寢卽安刪黃鳥以
無從訴蒼穹而何所惟神功不宰固妙物以難知
且聖祚有歸宜與天而俱永臣等孤忠徒切行奠

莫追西望靈輜攀號雨血

禮部爲欽慈皇后發引百官告祭文

媯爲舜氏本明德之方興陳以滿封實故家之始
大豈特活千人而有祚固當流八世而莫京允屬
盛期篤生碩媛葛之爲裕儉可化於女工雞則匪
蠅庶無憎於朝事是用膺天眷命開國慶基肇身
至之禋郊肆龍飛之澤寓而不逮東朝之養已驚
仙馭之遙抱泣珠襦初啓南阡之宅伸哀寶冊載
嚴西寢之封邈永裕之真游靄欽慈之徽號雲章

五字忍聞追遠之聲風動萬人咸識因親之化將
以貽休有煒坐佑無疆臣等陳力官聯羞誠祖奠
靈輜莫駐摧隕何堪

北京祭畱守王大尉文

維元豐八年八月某日某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
之奠致祭于故畱守彰武節度王公之靈曰書載
箕子爲武王陳洪範嚮用五福竊嘗有言天不能
畀人福也曰有嚮用者焉惟君子好德故能受福
于天管賈誼以能誦詩書屬文起家洛陽生十八

年豈如公孫區區春秋雜說白紛始也如推上乎
菑川惟仁祖以仁覆天下天下含哺鼓腹不知上
德之然其文章爾雅同風漢氏繫公所以潤色公
不有而誰先其入翰林丞御史尹開封使三司而
士相與賀者公且執天下之權其領十五州守三
都以使南院班二府者公雖不大用而位亦益遷
粵主上稽古思道未有命戒先耆艾者將以乞言
乃方叔元老維曰壯猷豈其驪驪久董夫戎旃謂
公當促舍人之裝而公方且導引辟穀欲棄人間

之陋從赤松以翛然奄乎不知何往意者以形爲
蝸甲其不與物盡者固已飄乎委去而登仙躋公
堂以縮酒猶髣髴乎平日而僂然惟几莫我覲而
悲填若夫勤勞啓沃心存天下垂五十載者則豈
惟其僚屬之所私詠而燦然不泯有旂常兮茲傳

北京國子監奉詔封孟荀揚韓告先聖文

維元豐七年月日河南府左軍巡判官充北京國
子監教授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
至聖文宣王曰晉周失厥道紀綱用微惟時夫子

杲杲出日披其重履爲萬世明夫子旣沒揚墨是
肆爰有孟氏詞而闢之荼蓼旣薶嘉苗孔殖于今
其功人以配禹俾遇夫子蓋顏淵徒自時百家蠹
午竝作承孟氏後荀况揚雄降秦終漢教用不隕
俾夫子道炳然復彰魏晉而還文事滋落學不爲
已其舌肆好猗歟韓愈始以文顯厦屋將覆勇於
敢扶唐三百年斯人惟偉天啓我宋咸秩無文追
求四賢崇以爵號從夫子後不瑕有光更千萬年
學者咸仰今有司承詔封孟軻爲鄒國公與兗國

公同配食荀况爲蘭陵伯揚雄爲成都伯韓愈爲
昌黎伯竝從祀謹撰吉日以告尚饗

詔封孟荀揚韓告先師文

維元豐七年月日河南左軍巡判官充北京國子
監教授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先
師兗國公曰管我夫子有徒三千惟公好學未達
一聞爰有孟氏聞而知之與公異時合若符節孟
氏旣沒荀揚嗣興是三大儒吐詞爲經末流至唐
篆刻是驚韓氏奮而學古達道之塞于儒有

功微言賴茲不絕如綫粵宋七世咸秩無文卷龍
驚冕曰公若伯從我夫子興吾先師洋洋俱傳百
世不熄今有司承詔封孟子爲鄒國公配食文宣
王荀子爲蘭陵伯揚子爲成都伯韓子爲昌黎伯
竝從祀謹撰吉日以告尚饗蓋之奠如卽吉于
維元豐七年十月日男補之將之謹以清酌庶羞
之奠告于先考著作之靈曰咎我先人率德顧弗
永年乃不肖子補之將之不能必成葬不以時乃

尚宦學四方惟歲時望祭有醜肆卜我先祖魚山
故兆唯吉土十月乙酉是朔用大定我先人之宅
遣車旣飭惟不肖子補之將之悽愴怵惕殞越于
地則亦靡及尚饗

告六叔父寺丞文

維元豐七年十月日姪濠州團練推官知壽州壽
春縣事充北京國子監教授補之謹以清酌庶羞
之奠告于六叔父寺丞之靈曰咎我叔父事親竭
力夙以孝聞薰然慈仁見謂鄉黨宜貴宜富宜壽

考多子位祿弗究以不永年承其後者藐然一女
補之念此常痛于心惡衣菲食用克歸匱于魚山
之宅十月乙酉是朔前我先祖後我先人筮曰宅
此惟安乃歲時薦享則有先人之不肖子補之在
乃先人之祀未墜于地則我叔父飲食如生惟我
先祖先人實聞斯言尚饗

北京祭措置李宣德文

維元豐七年月日具官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
奠致祭于故措置司句當公事李君漢舉宣德之

靈曰嗚呼漢舉志如鴻鶴可使戾空而弊羽毛乎
污澤才如泉阿可用剗玉而頓鋒刃乎腥膻仕弗
充乎其位壽弗究乎其年理有是而更非喟誰者
其使然抑造化之範人亾予奪之或偏謂人心其
不平分薄厚乎愚賢嗚呼漢舉別幾何時黃葉在
戶而車而馬翼者稱遽酷酸肴睇君往不御惟有
涕洟東門之路何以遣哀歸安其故尚饗

除夕祭北京教授廨土地神文

維元豐七年十二月晦具官晁補之謹以清酌庶

羞之奠祭于土地之神曰聞之福莫長於無禍故古之君子祭不欲祈補之不才承乏三年于茲將代而去矣賴神壅培弗罹于咎祈則何敢報可忘乎恭薦菲詞惟神鑒此尚饗

罷齊州先塋焚黃告祭文

紹聖二年二月八日男左承議郎充祕閣校理新就差通判應天府南京畱守司畿內勸農事武騎尉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告於先君著作晁公之墓曰補之不肖始葬先君之三日還官于

魏其後忝命入館登朝爲州逮茲謫官凡十一年而後始獲拜奠墓下楸柏盡拱而不肖子補之尚宦遊四方不能反田里奉酒埽怵惕隕心今天子以元祐壬申十一月甲子冬至郊見天地凡在庭之士皆得追榮其先人初以左奉議郎告于第恭承光命旣慙以哀惟是先君之潛德隱行天其或者尚將大之在它子孫非不肖子補之獨能致此謹撰日以告尚饗

蘇軾代澶州韓諫議祭河文

維年月日具官韓某謹以牢醴之奠告祭于靈源
王之神曰天子以季秋祗見合宮禮成告祭及河
喬嶽罔不率舉而某位古諸侯境內之祭得預行
焉惟神聰明正直國有典祀靈長之性并千七百
載厚地而不洩坎德既平則惟神祥以茂昭聖天
子之功神之血食終古豈不躋歟尚饗

代祭龍女文

維年月日某官韓某謹遣某奉命服詔敕以牲酒
之奠告于神濟夫人之神曰有天下者祭百神故

五嶽四瀆古有典祀而山川之靈其福足以仁其
一方者則天子亦爲之崇禮秩嚴貌像所以爲施
報甚美也惟神聰明產德于幽其亦歆天子之嘉
命允翕巨川底寧北方則神之名號惠澤洋洋與
河亡窮豈不休哉尚饗

國子監祭司馬溫公文

維元祐元年九月日具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
奠致祭于故丞相司馬公之靈曰嗚呼公乎寬粟
柔立根于明誠進禮退義世爲重輕千稔不居古

稱好名公乎不然志合則行布被脫粟他人爲詐
公乎不然則以身化公臥洛師閉關却掃淡衣講
道將以是老公歸朝廷路車乘馬扶攜襁負民拜
于野聖母神孫在宮載祇公率其官正人具來誠
心行義令出而聽國安九鼎大勢已定民以法治
法勝則煩譬如魚鱗則清其源賣刀緣畝盜豈得
發苟無欲之雖賞不竊裴公處內如不勝衣問其
貌年威行四夷楊公入輔曾未幾何毀第減騶人
去其華忘身憂國晚以骨立生非其厚所愛民力

有來遠縣廢食與言問民而沒反席未安帝祇合
宮公薨計聞徹尊往臨追胙故溫公薨季秋甲戌
暮雪民憂歲寒相諺未褐聞諸道路信有斯言曰
公在天胡俾我寒以勞定國人曰宜享何以知之
家有公像生爲民望其沒亦神公乎何憾悲者世
人尚饗

館閣祭呂申公文

維元祐四年月日具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
致祭于故平章司空呂公之靈曰嗚呼大人之德

如山如川作鎮九州經營幅員國有大人君尊而
榮地有山川氣傑以靈豈惟寶藏百貨所養惟其
高深物則固往善觀國者庶其在茲無象太平望
而知之季札觀樂興衰以喻見蘧伯玉知衛無故
秦使入楚楚寶爲陳昭奚卹在知楚有人楚衛區
區何足與謀有是二臣以雄諸侯如虎在林如龍
在淵何必風雲其威自然小才近用則不若此方
圓殊施文武異事一官得人則一事行比事得失
非國重輕嗚呼公乎敦大中和代天之工道固透

施處厚持滿彊者莫先清心守默辯者莫前是惟
元宰三公之德豈如淺智物我異職魏公典籌初
不自務旣執弓矢人服其能徐公行義亦旣有常
世自奢儉吾無低昂巍巍兩朝盛德高名內則國
幹外則長城沈幾入告成敗先定家人不知矧復
百姓羣言竝進不尸其德使公議安人享其澤二
聖統臨公秉政機坐紳搢笏百辟是儀征繇不興
盜賊先改商賈阜通九河輸海謂法未具滋章已
除謂財未充民氣已舒謂人未用忠賢旣立謂遠

未賓羌戎貢入太平之功可指日冀人之無祿天
不憇遺兩宮震悼庶民嗟咨哀榮典冊禮盛一時
某等在廷辱公品職陶冶之公無所歸德旂旂簫
鼓送公國門攄詞隕涕侑此酒尊尚饗
今代尚書侍郎兩制祭魏王文宗人不暇賦
維元祐四年月日某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
致祭於故魏王之靈曰周建同姓錫之山川康叔
伯禽魯衛惟賢漢懲秦餘非劉不王矯枉過中尾
大股彊魏之宗盟禮勝恩疏給羸卒百徒隸與居

粵千載來以州郡理宗子維城名存實廢作蕃于
國匪地惟賢惟賢有德亦國之蕃漢於孝王欲常
常來以家人禮燕喜且諧兄弟無遠曰親親仁畱
不之國亦以厚親嗚呼魏王仁孝忠誠威儀卒獲
近其性成豈惟河間講禮修樂豈惟東平爲善最
樂惟神母子惟帝叔父尊無與隆恩何可貳在人
之情再命舞車貴極富溢以勤儉娛作邸于京寔
親賢宅俾宗室良咸有矜式玉帶魚金顏如渥丹
云何不淑而不永年兩宮悼驚豈惟在廷詔追榮

之以魏大名使河山微與國永寧五月而葬禮則有制卜遠歲宜以恩奪禮衣裳在堂旂旒在門詞以伸哀侑此一尊尚饗

祭歐陽文忠公夫人薛氏文

維元祐四年月日某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文忠歐陽公夫人薛氏之靈曰嗚呼夫人慶累世儲簡肅惟父文忠惟夫象服委蛇湯沐大都世間所乏豈富有貴高門鼎食里屬垣比惟有德者愈久彌長或微或興微興有光惟管文忠

名擅一時于今學者孰不仰之矧夫人子聯職文館升堂拜母恨相從晚生乎可拜沒饗亦禮庶幾誠心歆此醪醴嗚呼哀哉尚饗

同李昭玘陳察祭贈太師李公文

維元祐四年月日某官某等謹遣某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贈太師李公之靈曰自管布衣起家之士必其學可用德可立而才可爲近可以利當世而遠可以遺後人兼是三者公侯之器至其莫施時則不暨公魏大姓世豪以資散其千金負笈

求師爰以進士得官天聖抱其所能而止一令造物報人微與之期是生左丞出秉政機河齧其原用改斯卜遂以龍章西山之麓曰子曰孫有公及士服其命服承此祭事生雖莫施而沒顯名有表其阡邦人所榮某等於公其生既後咸以賤貧左丞所厚不獲相事一官所櫻馳詞侑奠亦以抒情嗚呼哀哉尚饗

代王資政祭李少保文

維元祐六年月日具官某謹遣某以清酌庶羞之

奠致祭于故致政少保李公之靈曰天之生才初罔不艱既畀之才其施復難王侯戚里兒童綺紈豈無其人鳩毒宴安宴安不懷於公見之非此其賢其才足施真宗之甥冀國之子五朝三世恩無與比鳳雛驥駒其生固奇置樊櫪間世寧識之仁宗恭儉四十二年峩冠大羽文武竝肩知公於親欲任心膂匪親則嫌或以嫌沮英宗退託未攬萬機公不自嫌語祕莫知念先朝意滋欲分政知而不以時則有命何以樂之樓觀池園退老于家虹

蜺屈蟠嗚呼哀哉自管和文折節好士人賢其賢
不榮其侈公生又似好善有能富貴益恭人以是
稱交游滿國搢紳有聞高堂擊鍾驪駒在門尚想
孟公投轄拒戶庶見聲子班荆道路嗚呼哀哉別
幾何時人事變易蘭亭觴詠俛仰陳迹褻終之典
時則有加豈惟故人出涕咨嗟寓詞千里侑此尊
俎衣裳在筵髣髴一舉嗚呼哀哉尚饗

祭陝州二叔父文

紹聖二年十月四日從姪承議郎充祕閣校理通

判亳州軍州管內勸農事武騎尉補之謹遣人以
清酌庶羞之奠敬致祭于二叔父故知陝州祕監
學士之靈曰我宗之牒鼻祖澶淵起國之初大于
文元務德不華中微以難自我先君諸仲叔季蟬
聯世科將隕而起先君嘗謂叔父溫文捨叔父賢
孰知先君施及不肖如親父子匪隄之私自爲知
已嗚呼哀哉天禍我家先君早世孰憐其孤亦叔
父志教之譽之人莫間之誤意先君嗚陰必和不
知其子弱不克荷迺爾代匱丞中祕書叔父爲監

聯駢竝裾貧得守齊亦既陞遣病休不省臥憂展
 轉愚觸罪悔佐守宋京書來九返勞撫于行仕何
 足云匪姑息故愛緣其私則以尊祖今年在宋聞
 疾請州問安六輩信無報郵謂管不然知億莫勉
 如何不淑隕命候館痛我家世善人日微非此其
 承其來益衰念此如焚血溢為泣怛然寐哭寤追
 靡及一官所櫻奠不撫筵孰知此哀彼蒼者天尚
 曰幸哉其子如此不鄙為兄猶同父弟誓當與約
 彌遠益親如我叔父與先君存往不其亾此舌不

吞嗚呼哀哉尚饗

祭外舅兵部杜侍郎文

紹聖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第五女壻承議郎充
 祕閣校理通判亳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武騎尉
 晁補之謹遣外孫女晁氏十五姐湘以清酌庶羞
 之奠敬致祭于故修撰侍郎丈人杜公之靈曰補
 之少日愚無師聞聞詩與禮于我先君先君為言
 公孝而賢汝長而師則公莫先從先君南年十有
 五方舟蘭陵遇公于旅會先君出出拜侍公籠鳧

于階翛然異容曰此何爲玩物喪志若斯其年一
日千里念先君語竦然起驚公嚴而和導我以情
却後五年初隨鄉舉過公濮陽與坐笑語謂爲可
教而不瑕疵申以婚媾眷言自茲歸宜其家惟公
淑女使寡悔尤亦公女助公仕浸顯官常百秩祿
仁其宗逮孤與疾堂堂在廷如皋如夔至其胷中
百不一施謂公仁人宜壽宜貴何辜于天而不愁
遺國士之喪國士之哭失聲相駭迨於僮僕嗚呼
哀哉人誰不死死死誰則哀哀在哲人匪婚媾懷念

公自養後已先人公疾而憂公非愛身衆雛墮地
則各有命矧公賢子而憂不競生無世累穰秕紛
華沒反其真孰爲我家謂公之知進乎此矣此言
之聞公悲可止念公之女毀不圖生去五百里勉
之使行一官所櫻奠不親偃有變其筭公外孫女
庶幾平生御此酒脯嗚呼哀哉尚饗

祭南京畱守刑部杜侍郎文

維元符元年四月日第五姪婿孤子晁補之謹以
清酌庶羞之奠敬致祭於故南京畱守修撰侍郎

七丈人杜公之靈曰嗚呼公乎如金如玉如松如竹雜於物而不變稟諸天之所獨而一旦毀折遂不可作耶移孝於事君移家於爲治賢勞記於先朝名譽流於當世而竟不大任遂止於是耶惠故民愛之如父母敬故士戚之如兄弟而堂堂去此惟民與士驚心而隕涕嗚呼哀哉管我先君與公元昆義均同產人靡間言施及諸穉申以世婚兩宗一家無復彼此矧公與我自爲知己我始筮仕教授北京公爲主知而有盛名數言我才于公于

卿自謂內舉退無愧情我後登朝亦官京師同衢接屋十歲於茲宴休戒我游觀載我忘年比義良朋待我而我少公十有六歲匪其志同于公敢輩公于學問尤長禮經至談百家顧嘗喜兵間同我論挺出崢嶸能賦與銘文章爾雅書記翩翩致足樂也自爲餘事故罕知者年垂六十侍郎秋官平生經緯虹蜺屈蟠白頭不召竟死爲藩嗚呼哀哉我守濟南後公五載問民所安流風固在前有范李後有曾王粵有杜公于前有光嗚呼哀哉惟我

不孝獲罪于天奉親南徙中罹禍還唁我弔我五
 書竝馳期我自遠匪婚姻私如何至室泣血未殞
 斬焉縗經承公凶問嗚呼哀哉自今以往我無知
 已雖其知者亦從風靡傾腸倒胃舌可捫矣尚想
 山立英姿傑氣庶幾神交百世之外嗚呼哀哉公
 喜我文喜同酒尊尚舉此尊尚聞此言嗚呼哀哉
 尚饗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六十一卷

祭文

特進改葬祭告文

祭大資政李公文

祭左丞梁公文

祭端明蘇公文

祭郭大夫文

亳州祭土地神文

祭大孤山女郎文

河中府謁文宣王文

河中府繫浮橋告河文

祭告舜廟文

追祭呂村山川神文

開隧納誌石祭告文

湖州移天王祠告祭文

卜居金鄉祭神文

遷居安建土地祠文

修井祭告文

新居鑿井告神文

上梁祭土地文

祭西宅旅瘞文

祭西園旅瘞文

祭戴氏地旅瘞文

祭故推官黃君夫人安康郡太君李氏文

齊州祭社稷祈雨文

謁文宣王廟文

謁諸廟文

代保之等告先叔推官文

著作局敕祭文

著作局敕祭賢妃某氏文

代尚書侍郎兩制祭樞密趙公文

祭西宗文

雞肋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一

祭文

特進改葬祭告文

維大觀三年歲次己丑十月壬申朔十三日甲申

孫前泰寧軍節度推官知大名府莘縣事端禮等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告于祖考特進吏部尚書

晁公祖妣河間縣太君劉氏之墓曰聞之夫子既

得合葬於防門人後雨甚至曰爾來何遲也曰防

墓崩夫子不應三言之乃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

不修墓夫既反其極矣岸谷變遷何由必之故古
不修墓者禮也泫然流涕者情也夫禮可以不修
而情不得視其壞而不悲是夫子許其修也而端
禮等以祥符大墓土痺有水患雖我祖考妣昔以
禮葬垂七十年可已矣而端禮等以人揆神情不
得安將遷匱任城魚山吉卜且我祖考妣之子孫
往者皆從葬此地烝嘗以時不愆歲事抑族墳亦
禮也以人便之知神欲之亦情也故端禮等以違
古不修墓之訓爲輕而伸泫然流涕之思爲重雜
不震不驚往安于行嗚呼哀哉尚饗

祭大資政李公文

維年月日門生具位晁補之謹遣人以清酌庶羞
之奠致祭于故北京畱守大資政李公之靈曰王
跡之熄詩亾不嗣春秋又微戰國橫肆惟其可者
尚與聖鄰詞出其口輪囷郁紛觀左氏言何國無
士馳其戎車陳詩說禮秦儀賣國斯迺燔書韓非
孫武是固非儒至其文字孰敢貶諸漢興息民殘

編出壞經儒詞士學自此派班王兩馬河漢奔渾
胡不及古華勝其根乃獨揚雄爲書準易易不可
準相如是式却後得唐纔一韓愈躒魏踵漢侵尋
千古宋以文治百七十年壞儒偉士軼古竝肩公
以文鳴起河之北如彼神鳳雲翔覽德惟我神考
文王之文謂公所作經誥是羣官名用正禮閣其
修此公餘事粵有大猷論秀百人宥死四千人車
上儻而公退然輔弼三朝時異操同幾顛者數不
自爲功上建皇極以消羣疑斂時五福惟公助之

爰開大公旁作穆穆九關晝靜纍纍士復惟古良
臣善則稱君造膝之語家人莫聞嗚呼哀哉匪歲
龍蛇正月巳卯賢人之憂庶氓是悼嗚呼哀哉補
之管者自魏徂京公以其名上之朝廷羈堅附夷
千里爲輕顧慙幽介文采安有無鹽刻畫祗增其
醜士報知已匪以其私潔身有義尚畏人知惟不
仰愧神其聽之嗚呼哀哉天不憇遺而喪宗工胡
床昨夢過雨驚風燕子穿閣池臺半空嗚呼哀哉
安陽之古遠不臨壙扁舟東下形以神往寓辭千

里以侑酒尊庶平生言公猶我聞嗚呼哀哉尚饗
祭左丞梁公文

維年月日從表姪具位晁補之謹遣人以清酌庶
羞之奠敬致祭於故資政左丞梁公十四丈之靈
曰補之少日隨親上都公在館閣有聲諸儒間從
先君及諸父語童子無知見公而慕其後推擇正
字祕書公由太常擢諫大夫買屋城南與公居峙
休旬杖屨從公宴喜公後秉政既有賢勞玉立班
行羣邪晁消德高來讒亦不旋踵豈公獨傷邦國
之痛自咎忠義若此者多天實爲之人其謂何臧
孫諫違以有魯祀孰孝嗣之惟忠臣子豐碑不琢
無以圖徽尚曰萬里以丹旄歸埋光百年一旦射
斗詞以伸哀惟其素厚嗚呼哀哉尚饗

祭端明蘇公文

維年月日門人具位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
致祭於故端明尚書蘇公先生之靈曰孔子在位
獄訟文詞可與人同不獨有之至所罕言所不可
聞曰天道性與利命仁莫大匪天莫難匪利若性

命仁皆深遠矣夫惟道大則知者希有所卓爾回
猶病之天下紛紛皆以利往吾豈難之利不可長
凡是五者皆微不傳譬彼爲國魚不脫淵雖微不
傳然見其緒千載一人尚如且莫秦漢而還輕失
此學徒旣其文謂爲廣博聖言所罕與不可聞初
莫之聞矧尋厥根匪根之出其華易悴易悴之華
惟文士愧馬遷韓愈好古而奇六家原道顧未知
之今其所作匪道惟詞後生如簧談天與利飾性
命仁以之賈世篤生蘇公千櫓聖門跽韓躡馬匪

以其文知孔子聖文莫猶人若大且難以藏厥身
世無孔子孰明其至更百斯年曰此文士豈不炳
蔚鏗轟似之至反說約窳然過之何以實斯粵有
自來馳騁千古經營九垓破百家往躡阜踰堆竭
其山立送者自崖曰此勤矣乃人之開反而湛息
道不在遠罕言不聞一以是貫宅道之奧眇其獨
存有不得已文迺其藩固嘗自謂吾言如水行所
可行止其當止此但言語聊以爲嬉惟咎人賢事
業若斯遭時有用從本出之誠身有道忠迺孝移

如麟如鳳胡可僞爲嗚呼哀哉旣曰仁賢宜貴宜
壽亦貴壽矣于德不究間關嶺海九死來歸何嗟
及矣梁木其摧嗚呼哀哉補之童冠拜公錢塘見
謂可教剔垢求光顧惟冥頑汙未聞道愧負公語
以無成老窮秋計至沈痛剗腸扁舟東泛道哭公
喪作此鄙詞惟公所喜伸哀一慟絕絃自此嗚呼
哀哉尚饗

祭郭大夫文

維元符元年某月日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

祭于大夫郭公之靈曰人之相知千載一時千載
不逢亦不可知公年長我二十而八平生出處參
辰超忽廉平爲吏自管所聞達識高談則猶未親
遭患來南遭廻千里偶公倦遊亦歸臥里斬然在
疚閉戶薰心我不往拜公來見尋屬氣收涕爲公
一語不知何爲傾蓋如故過累百士得一人焉以
千載語則猶竝年爲公數臨亦惠慰我如何不淑
龜玉毀破驚呼往弔雪涕霑胸尚想霜髯老鶴孤
松嗚呼哀哉公守曹南古循吏比吾弟爲僚橫經

泮水頃於吾弟推轂先之晚於此逢我又見知兄
弟窮人論心誰與公獨厚之人所莫顧百年一慟
晤語無期何以舒哀斗酒隻雞嗚呼哀哉尚饗

亳州祭土地神文

維紹聖三年歲次丙子十一月戊子謹以清酌庶
羞之奠祭于土地之神曰聞諸聖言聰明得道者
沒乃爲神而神之所職以土地名譬諸人間則有
社稷人之休戚繫焉者也補之以罪來此行將解
去顧其疎愚何以免咎惟履正蹈常無以庇物亦

不害物神用臨之亦允助之使老幼安處而苛慝
不作用此薦誠匪曰祈也以爲報也尚饗

祭大孤山女郎文

維元符三年歲次庚辰七月癸酉承議郎武騎尉
晁補之謹以絲網碧履及酒酌時果之奠敬祭告
于大孤山女郎之神曰補之仕不遇合不敢忘忠
而爲權臣所憎陷以朋黨于歲己卯竄諸靈山季
秋揚帆挈婦與子旅拜神幄陳詞靡它神賜吉占
曰歸甚邇偶讀舊載或行遇神神與之言爲買絲

屨客自都返無從致之畱屨水邊遺刀石上發去
已遠猶不悟知魚跳客舟刀在魚腹因發歌詠庶
神若茲盼饗有聞而非夢寐旋上千越湍流迅奔
常所玩穿金山草履前夕墮瀨旦乃覺之去百里
餘不可求訪而一漁艇得於上流履不足云神其
可信因語室內我言敢欺爲神作茲彩絢縹緗侯
我歸日荅神之休今蒙國恩全室還北跪獻几下
雖菲而誠尚斬他時爲記若贊敘之本末警彼聾
頑名非淫訛靈實烜赫尚饗

河中府謁文宣王文

維年月日具位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
告于至聖文宣王曰管桓榮學尚書仕漢得輜車
乘馬矜而陳之曰稽古之力也補之恥之夫士行
其志而取償魯連猶知以爲商賈之事而榮乃以
是矜其門人陋哉補之承乏此邦視事之初恐材
不稱祿負所聞於先君子之言以羞當世之士雖
稽古不及榮尚庶幾乎知恥是故擇日而薦誠尚
饗

河中府繫浮橋告河文

維崇寧元年正月八日朝散郎權知河中軍府兼
管内勸農事兼提舉解州慶成軍兵馬巡檢公事
晁補之以清酌庶羞及羊二沈諸河敬告祭於河
伯之神曰蒲之爲邦條華障其南龍門隘其北而
河出龍門勃怒箭駛以經其郭於此爲梁謂之蒲
津則民之畏神威懷神惠舊矣迺潦集梁絕往來
者病于濟貨用不通民用恐不寧相與愁苦籲神
而乞憐神依民者也豈可以數威其所依忘惠之

哉今有司庀具告橋可復用徼福于神庶神許之
無搖其成吏免于罪民以懋遷康厥生神亦飲食
百世尚饗

祭告舜廟文

維崇寧元年正月八日朝散郎權知河中軍府兼
管内勸農事兼提舉解州慶成軍兵馬巡檢公事
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告祭于帝舜之神
曰禹治洪水功施於河爲多迄今河濱濟者呼禹
且蒲帝之所嘗居而帝使禹者也今梁絕病濟有

司圖復之帝相斯人河受其職俾無壞于成則禹之功猶賴蒲之民克永事帝尚饗

追祭呂村山川神文

維年月日孤子晁補之謹以制幣清酌之奠敢昭告于任城縣之呂村山川百靈丘墓阡陌道路之神曰補之不孝獲罪于天頃自丹陽遭罹母喪護匱北歸踰二千里日月既迫不能按禮法之舊奉不腆幣牲牢時物謝咎徼福于諸明神惟是畚鍤窀穸之事大懼瀆犯以重罪悔于茲不孝躬今免

喪矣尚以誠心薦茲薄奠惟神其貸之尚饗

開隧納誌石祭告文

維年月日孤子晁補之將之謹以清酌之奠祭告于先妣壽光縣太君楊氏之靈曰補之等罪逆不孝頃奉喪北歸卜日斯迫既襄大事且終制矣惟孝恭慈儉之美未遑圖紀誠無以詔後人慰諸孤迺故南陽守杜侯紘實惟世婚許以撰述用成斯志差是吉日納諸隧中惟補之等號慕永遠則亦靡及尚饗

湖州移天王祠告祭文

維年月日具位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告于天王之神曰聞之神民異業欲敬而不瀆前此守居作樓城土虛其中以望而寓神其西楹爲壁限之望者日至而無求於神若此瀆矣今作堂樓左雖庠而嚴吉日甲子告神以遷正位乎其中而以私俸飾神之像凡壁間儀從海波煙雲之觀復續如初使非夫祈謝潔齋而來者不以其時不敢以覲神以爲敬而不瀆者在此尚饗

卜居金鄉祭神文

維元符二年歲次己卯正月丙辰孤子晁補之謹以羊頭一豬頭一青幣酒果之奠祭告於金鄉縣東郭山川土地之靈曰補之家世僑居此州六十餘年矣蒙先之澤不絕如綫而補之不肖不知修身服生業爲齊民廼以其空言曲學欺取國家之名第以出入閩省游行四方就食取容無愧慙於心忠不足於君孝不足於親天用丕降禍罰於其不肖躬大困而歸怵惕隕心垂死未絕念不可以

不畏天重怒而訛厥衷故卜涑之東尚以休老而
芘其孥雖曰五畷廣而盜天地之利已多惟神其
假之若厥心神所臨不敢徼福於神覬厥躬光大
惟寢斯安無恫瘝於其家暨厥後以康則神力能
鑒助茲尚饗

遷居安建土地祠文

補之改居市南既告神以遷矣寒暑一周畚鍤無
方寢安而動吉非神不害何以得此是用擇日還
神之舍將加塗墍繪寫衛從以嚴事神惟神終相

之尚饗

修井祭告文

易改邑不改井補之居于此惟井因舊而歲久且
泥至於不食以虛神之惠廢養而不窮之功將修
復之尚懼畚鍤觸禁以重其家之尤悔用以誠告
惟神猶知之尚饗

新居鑿井告神文

補之相宅此地實故民居棄壤而無井飲民棄已
取凡以不爭然叩門戶而求水則亦病矣吉日丁

卯位不觸禁爰具畚鍤有謁于神神惠聽之假方
仗土俾列而食則豈惟其室是賴亦用勿幕以仁
四鄰神之休如并不匱尚饗

上梁祭土地文

維大觀二年正月壬子朔十六日丁卯具位晁補
之謹以清酌時果之奠祭於土地之神曰補之自
郊垆改宅邑廛既告於神矣以日之吉架梁于其
室不遠之復自其素心將休老此境尚克永康以
裕其子孫方久事神惟神其祐之尚饗

祭西宅旅瘞文

維年月日具位晁補之遣私從趙采芝以楮幣酒
食之奠致祭于縣牛驢街東西地內無主骸骨之
靈曰補之買此邑中地輸租王府而居之眷言爾
曹僑瘞茲久主至客避則惟厥常幽明不糅亦各
其願且處世若夢是身非汝蛇蟬能蛻人豈不如
超然去之亦汝所樂况方春掩骼著在舊典敞園
漏澤時惟新政往卽爽塏我非不恩尚饗

祭西園旅瘞文

維年月日具官晁補之遣其從者趙采芝以酒食告祭于新居西圃旅殯之靈曰聞諸往記世人所以多責過疾癘困喪不如欲者皆緣冢訴夫盜破冢取貲與好事者利冢中玩掘取與主知取地而不卹暴骨如棄瓦礫若是而冢訴能崇之可也今主以錢買此居爾死者或家貧賣地取給自改瘞爾與家無人而主言諸官官以法與爾地及斂具而藏之又爲置守使無侵犯歲時得食飲豈不幸哉往從所安主無所任咎嗚呼哀哉尚饗

南不祭戴氏地旅瘞文

維年月日具官晁補之遣白直王立以清酌餅餌之奠告於北坎旅瘞之靈曰爾等或生貧賤葬不具禮掩坎窞間潦集之患固非其所安今朝廷闢漏澤園徧於天下主欲用地而請于官以爾骸遷又飲食送汝爲詞以曉之高原可宅爾永無患亦爾之願也尚饗

祭故推官黃君夫人安康郡太君李氏文

維元祐六年九月日左宣德郎充祕閣校理通判

揚州軍州事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
故某郡太君李氏之靈曰李望隴西世德之延作
嬪于黃黃江左賢雍雍睦睦閭內之儀不見夫人
視其諸兒補之頃歲倦游北門見夫人子今按理
君輔我以仁挽之近古定交一言匪婚姻故其後
按理單車過魏入拜吾親如母姒娣吾親顧語惟
愚補之君辱與游實彫琢之補之忝命亦登文館
聯驂竝室笑語宴衍入拜夫人謝臥疾久扁舟來
南不問安否如何不淑而不永年泣涕竹西銘旌

在船雙井之里山奔水委往休于宮從其君子恩
封大郡詔賻其喪夫人何憾後方大昌嗚呼哀哉
尚饗

齊州祭社稷祈雨文

吏慢不德無政事無以奉社稷而臨民人夏潦爲
災此邦之失業未復者戶十一二且他邦之轉徙
廩食者寓焉今冬又不雪至春不雨將大飢疫吏
何以爲吏民何以爲民神食於其土吏可罰民不
可窮也何爲使至於此極哉顧吏無辭以謁於神

而誠可哀庶幾潤澤沛然一洒之尚饗

謁文宣王廟文

補之學經從仕踰三十年蓋更守四郡矣才出中下不足與語任重而道遠以趨米鹽期會且不給盥洗登降有覲其顏語不云乎有人民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則雞鳴而起坐堂對吏旦旦設施皆嘗所聞於先君子之言也安敢墮哉故因視事撰日以告尚饗

謁諸廟文

吏視事三日則謁於境之神舊矣承宣主澤則吏之責而水旱疾疫休戚其一方者神實司之吏可以不任其責而忘徼福於神哉恭薦菲詞神其相此尚饗

代保之等告先叔推官文

維年月日男保之付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告于先考推官之靈曰保之等不孝童幼嬰禍綿力弱志惟慢葬是懼旣窳窳及吉卜而誅行琢石于今缺然惟我先祖父之孫先伯父之長子今朝散

大夫管句南京鴻慶宮補之少與先君同硯席先君愛之猶同氣實爲銘詩用發潛德慰先君之不遭納諸挺中以詔後世如先君在尚饗

著作局敕祭某官文

惟靈受才宏傑被擢先朝忠能致身武足敵愾入長親衛出帥征徒精神折衝爲國威重宜膺介福奄及淪亾爾惟虎臣予用震悼衷終有典不在牢羞嗚呼哀哉尚饗

著作局敕祭賢妃某氏文

惟靈夙以恭惠嬪于先朝警戒之美宮闈所範宜膺介福壽考而康云何不淑奄忽淪謝歲月之吉闕神有期視秩一品則惟古制尚其不泯歆此寵榮嗚呼哀哉尚饗

代尚書侍郎兩制祭樞密趙公文

維元祐四年月日某官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樞密趙公之靈曰天之於人若絕而通人之戚休天實與同國之方興視所生賢天將啓之推往引還有煒其初以厚其名中勞苦之後使

大興嗚呼公乎令德嘉言何以知之治平之元堂
堂數公如鳳如麟秉義正辭引君於仁匪忠則難
視功何如俾羣疑安爲萬世圖方冬互陰公對延
和帝指公言天意做予堯言民誦民聞子來使民
戴堯功孰與偕中和信誠有政在民畱安去懷黃
霸寇恂蕭公在外雅意王室匪身誠信惟道枉直
心廣體胖不泰而康公不爲名耆老益光二聖當
天問於遺訓凡公數人皆起輔政用公西府柔遠
弭兵夷蕃在庭耕旅不驚河安北流羣議東之民

洵洵憂裹糧坐堤公持不回如治平時人言踵聞
詔休役屯此豈人力皇愛下民嗚呼哀哉帝虛相
席埃忠與勳謂公帝圖公計奄聞兩宮悼驚悲逮
庶氓况於某等位皆近臣承顏接語周旋管時咨
嗟涕洟則匪我私百夫引輻送公還里壽貴有聞
公于何悔尚饗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一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六十二卷

傳行狀

張洞傳

朝散郎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

福宮杜君行狀

資政殿大學士李公行狀

壽安縣太君公孫氏行狀

詩文編大詩公新九行狀

資治通鑑大學士李公行狀

讀書并詩行狀

陳耕漢武集賀知微詩對舉四京嵩山崇

張國朝

勸行狀

卷六十二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二

出行狀

首大張洞傳

張洞字仲通開封祥符人曾祖光祖緒皆不仕父

惟簡太常少卿洞幼敏悟卓犖不羣惟簡異之抱

以訪里之卜者曰郎君生甚奇必再策名後當以

文學政事顯既誦書日數千言為文詞甚敏未冠

曄然有聲於同列間遇事慷慨自許以有為時趙

元昊叛擾邊關隴蕭然困於飛輓且屢喪師仁宗

軒食太息思聞中外之謀而洞以布衣求上方略
因得召試舍人院擢試將作監主簿尋舉進士中
第調漣水軍判官遭親喪去再調潁州推官民劉
甲者彊其弟劉柳二使鞭其婦旣而投杖夫婦相
持而泣甲怒逼柳二再鞭之婦以無罪死吏當夫
極法知州事歐陽脩欲從之洞曰律以教令者爲
首夫爲從且非其意不當死衆不聽洞卽稱疾不
出不得已讞於朝果如洞言脩甚重之晏殊知永
興軍奏管句機宜文字殊儒臣喜客游其門皆一

時豪俊名士而尤溪敬洞改大理丞知鞏縣事會
殊畱守西京復奏知司錄司殊晚節驟用刑幕府
無敢言洞平居與殊賦詩飲酒傾倒無不至而當
事有官責持議甚堅殊爲沮止而洞亦自以不負
其知樞密副使高若訥叅知政事吳育薦其文學
宜爲館職召試學士院充祕閣校理判祠部時天
下戶口日蕃民去爲浮屠者衆洞奏至和元年敕
增歲度僧舊敕諸路三百人度一人後率百人度
一人又文武官內臣墳墓得置寺撥放近歲滋廣

若以勳勞宜假之者當依古給戶守冢禁毋樵采
而已今祠部帳至三十餘萬僧失不裁損後不勝
其弊朝廷用其言始三分減一知太常禮院宰相
陳執中將葬洞與同列奏諡執中榮靈其孫訴於
朝詔孫抃等復議迺改曰恭洞復駁奏執中位宰
相無功德而罪戾多生不能正法以黜之死猶當
正名以誅之而竟從抃等議初仁宗后郭氏忤旨
得罪廢近臣屢以爲言后既沒上亦悔詔追復其
號二十餘年矣至是有司請祔於廟知制誥劉敞

以謂春秋書禘于太廟用致夫人致者不宜致也
且古者不二嫡當許其號而不許其禮洞奏后嘗
母天下無大過惡中外所知陛下既察其偶失恭
順洗之於既沒猶曰不許其禮於義無當且廢后
立后何嫌於嫡此當時大臣護已然之失乖正名
之典而敞復引春秋用致夫人按左氏哀姜之惡
所不忍道而二傳有非嫡之辭敞議非是若從變
禮尚當立別廟不行轉太常博士判登聞鼓院上
方嚮儒術而洞在館閣久數有建明上以爲知經

會覆攷進士崇政殿因賜飛白善經字寵之洞獻
詩謝復賜詔獎諭出知棣州事轉尚書祠部員外
郎河北地當六塔之衝者歲決溢病民田水退還
疆者冒占弱者耕居無所洞奏一切官爲標給蠲
其租以綏新集河北東路民富蠶桑虜中至謂之
綾絹州朝廷以爲內地不慮洞奏今滄景虜可入
之道兵守多缺虜時以販鹽爲名舟往來境上此
不可不察願度形勢置帥增屯戍以控扼之時天
下久安薦紳崇尚虛名以寬厚沈默爲德而於事

無所補洞以謂非朝廷福又嘗謂諫官持諫以震
人主不數年至顯仕此何爲者當重其任而緩其
遷使端良之士不亟易而浮躁者絕意致書歐陽
脩極論之召權開封府推官英宗卽位轉度支員
外郎英宗哀疚或經旬不御正殿洞上言陛下春
秋鼎盛初嗣大統豈宜久屈剛健自比沖幼之主
當躬萬機攬羣材以稱先帝付畀之意厭元元之
望大臣咸以爲言遂聽政差攷試開封進士旣罷
進賦題曰孝慈則忠時方議濮安懿王稱皇事上

曰張洞意諷朕宰相韓琦進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上意解詔訊祁國公宗說獄宗說恃近屬貴驕不道獄具上以爲辱國不欲暴其惡洞曰宗說罪不宥雖然陛下將懲惡而難暴之獨以其坑不辜數人置諸法可矣上喜曰卿知大體洞因言唐宗室多賢宰相名士蓋其知學問使然國家本支蕃衍無親疎一切厚廩之不使知辛苦婢妾聲伎無多寡之限至滅禮義極嗜欲貸之則亂公共之法刑之則傷骨肉之愛宜因品秩立制度更

選老成教授之宗室緣是痛詆此言陛下亦起藩邸賴上察之不罪也轉司封員外郎權三司度支判官對便殿稱旨上欲遂進用而大臣忌之出爲江西轉運使江西荐飢民賦至積歲不入洞奏盡蠲免民輸紬絹不中匹者舊皆成匹輸洞命計尺寸輸以錢民大便之移淮南轉運使轉工部郎中淮南地不宜麥民艱於輸麥洞復命以錢輸如江西旣糴不踰時而足至今江淮人誦之初在棗州夢人稱敕召者旣出如拜官然顧視旌旗吏卒羅

於庭寤而自驚逮移淮南夢如初自以年不能永
教諸子部分家事無幾何而卒治平四年七月十
二日也年四十九爲人長大眉目如畫樂義而好
施論事鋒起不能下人尤精於聽斷人不能欺云
論曰嗚呼仁宗之用人至矣其大臣中正仁厚而
有遠謀其士大夫文學彬彬皆可與有爲如仲通
固未嘗大用也然以身任朝廷事居官不苟遇事
敢奮無不言亦可觀已故英宗初立有大論議一
時忠賢相與諍辯扶持建久安之業仁宗蓋遺之

也人臣不患位卑至百工瞽矇皆得以所聞輔上
而士大夫喜言長厚至務以持重不激發似是者
爲高慷慨喜別白是非者則以爲招名而近禍苟
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誠如是天下事將孰與共
哉如仲通可以不愧矣大而公本營其重學不賦

朝散郎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

道觀宮杜公行狀

公諱純字孝錫杜氏濮州鄆城縣人諱堯臣尚書
司封郎中兼侍御知雜事贈尚書刑部侍郎曾祖

也妣馬氏永安縣太君繼馬氏萬年縣太君諱曾
尚書吏部郎中直史館贈吏部尚書祖也妣劉氏
彭城縣太君諱彭壽尚書虞部郎中贈特進考也
妣朱氏太寧郡太夫人自侍郎立朝有清名尚書
以文學政事顯杜氏始大而公生警異重厚不類
常兒方四歲乳母抱立尚書側尚書指庭前物作
詩句戲之卽能爲儷語尚書大驚以蔭爲郊社齋
郎未冠知彊學尚義理不妄笑言有成人之操族
父沒官東南海上其孤弱柩不能還其從兄當行

迎喪公曰世母依兄兄不可以遠卽自請往衆猶
難焉特進嘉而遣之及期而喪至時杜氏四世二
十喪未葬聚族而謀曠年不決公卑且幼毅然而
起陳義甚高衆慙戚乃定葬舉進士兩預鄉書不
第卽捨去調曹州蔡氏縣主簿攝令南華野人有
持鋤剽商者商詣縣言而去後獲二盜伏罪而商
太原人也移文太原待報盜以應久繫泣請公得
一至家訣公惻然許之左右諫不聽盜感恩皆如
期還改泉州司法叅軍船商歲再至一船連二十

艘異貨禁物如山吏私與市者價十一二售幸不
誰何遍一州吏爭與市惟守關詠與公不買一毫
人亦莫知後事發逮獄而公不預詠猶以不覺察
免官且檄叅對公憤然陳書使者白詠無罪而虛
其解居詠卒得平反丁朱夫人憂既除爲河中府
河西縣令熙寧初自外上書言事宰相王荆公異
之卽日召爲制置三司條例司檢詳文字尋爲大
理寺詳斷官刪定編敕荆公旣奇其才數與論天
下事謂可顯任亟薦于上擢光祿寺丞充審刑詳

議官樞密院檢討官兼管句樞密院宣敕等庫或
議肉刑難悉復而姑欲以刑代死刑之輕者公言
今盜抵死萬室歲或至五十人以死懼民民常不
畏死若但刑民知不死犯益衆是名輕而實重也
事乃寢又論禁軍亡律疎敕密律從軍征討而亡
十五日絞敕上禁軍逃三日斬若三路沿邊征戍
及它征戍與化外接者皆以敕從事而平居亡伍
稍附律疎其期歲可活壯夫命數千因收其用後
敕期滿七日斬自公啓之也又論商貨犯禁至黥

配非國寵利則皆良民一遭此終身不復今加役
流本死刑尚有歲月免復之限若持仗行賈而捍
鬪者黥配餘以貨重入罪止加役流恩無涯矣不
報時秦鳳路經略使郭達管句秦鳳沿邊安撫司
公事王韶互訟不公執政遣公往訊韶實違法用
官錢而朝廷方倚韶以熙河事不欲竟其詞卽授
公大理寺丞檢詳樞密院吏房文字而未下也而
公遽以其欺狀聞文潞公富韓公見其奏歎賞而
心危之會遭特進喪以監察御史裏行蔡確代公

而韶無罪公免官於是始忤當路矣免喪韓康公
爲宰相差京西計置糴運又爲提舉三司會計司
檢詳文字而荆公還朝公乃自請監池州酒稅一
年復入爲刪定編敕始遷大理寺丞改宣德郎爲
詳定官制所檢討兼兵部主簿遷通直郎大理正
上言京師聚萬姓易以宿姦朝廷非不惡告訐而
有覘事者以發姦非擾人也比來或徒隸於官司
觖望或民自相嫌怨或但冒賞無端倪泛曰某有
罪某知情官不識所鞠之因囚不省見逮之故若

告者許有司先取實後不實以誣坐則所告皆當
竟之詞矣又刑寺積習官不敢制吏吏操事白官
官曰如此乎則以爲近嫌必反聽吏至吏先具曰
某欲追某欲鞫某欲釋則隨而判曰某追某鞫某
釋上下猜質嚴於合券今許官有異見皆自書其
牘卽行後不當不以累吏則官得伸吏無以藉其
口皆不報而公持此自如吏抱案至無疑則大書
其尾曰如此因語吏我有筆墨在可免爾口語相
稽也然其弊久力不能獨勝隰州商尹奇貿溫泉

官礬或告引外有餘礬冒禁而奇對實官潤之也
寺議械奇河東就訊公言奇情應若是不惟傳致
傷事恐民相驚不復貿礬則數百萬之貨皆爲土
石且失邊計弗已則請沒其餘而釋奇事粗行會
曹州民王坦避水患以其車載人貨取直至京師
都稅院欄頭甲給之曰車無火印匿稅也賄我則
免民遽遺錢三百免其徒告之寺議又當甲與民
因稅事取與皆黥配公曰車民當所用舊物不稅
而甲以詐乞取應杖民無罪也爭累不決長揚汲

貳呂孝廉以爲言民竟不免乃并尹奇事坐前後
異議奪通直郎廢于家韓康公畱守洛奏爲神宗
山陵司句當公事恩復階遷奉議郎賜服銀緋上
之元年詔舉直言士樞密范公門下韓公與尚書
王公存尚書孫公永皆薦公才任諫諍時已擢河
北轉運判官矣初更役書獻議詳盡宰相司馬溫
公至以書稱之曰足下在彼朝廷無河北憂舊河
防但隸轉運司後都水置外丞專領公言前隸本
司決溢不加多後置丞決溢不加寡雖天災不繫

彼此而大抵出財之司則常愛費而後不急用財
之官則寧過計而無不及臣行洛州水浸城且壞
調急夫而漳河都大司乃有卒七百不敢用遣應
急修捍則稱當稟外丞暨關外丞則執不可此由
事責各異條禁相妨不如使歸一易曰簡則易從
也後外丞廢置不常然卒委轉運司兼領澶州跨
河南北爲二城北爲海鹽土鹽通商地而南則解
鹽禁地公言南兩縣亦產土鹽利之所在刑不能
禁故兩縣解鹽課常不登前此有司屢請并濮陽

衛南許通商三司亦知其弊以郡扼河欲姑存之
爲解鹽藩籬故既不許通商而亦不立解鹽歲額
所以持循經久官與民陰便兩亦所失微也自立
額殊失三司本意官不免配賣而土鹽滋冒禁可
且仍舊朝廷淡然之而議不決先是宗室租免女
聽編民通婚皆予官民爭市婚爲官戶公言入貲
得承務郎以上猶不爲官戶蓋嫌其逃賦役困平
民也今遐僻賤人爭以國媼自召商較財弊僅同
貿易坐堂而拜者爲舅姑同牢而食者爲夫婦非

以尊國示民範也朝廷始嚴其法召爲尚書刑部
員外郎尋改大理少卿遷承議郎擢侍御史復論
中外吏久而官不常權常在吏吏鮮知邨人於是
利害陳請惟恐阻闕之不密事勞功賞惟恐破除
之不盡理財予奪惟恐斂沒之不多誣枉赴訴惟
恐淡文之猶略又使者以不按吏爲忠厚昏暴病
民非贓污皆一切容養此爲害之大者復論御史
呂銜等欺同列遂忤旨而御史中丞胡宗愈不便
其爲僚因排詆無不至罷爲尚書右司郎中尋知

相州遷朝奉郎知徐州移陝府西路轉運使入對
賜服金紫關隴控邊務繁公計度不勞閱牒訴立
判情法皆當吏驚私相視曰一筆盡矣時方患陝
西幣輕貨重公屢陳歲給本路諸司鹽鈔實以飛
錢然西州有來商無還貨又鐵錢不出境獨鈔無
腳稅朝至國夕爲錢旣以備本路夏秋糴而商賈
非以兩時至則鈔歸兼并家不貴售不出若鈔畱
京師賣錢貯之而別爲公據與本路凡入穀若錢
者給之至京師歸以鈔錢則貨弊平不行攝帥平

涼兩月決滯訟百餘民謹舞旣去遮畱不得行歸
朝爲鴻臚卿遷朝散郎又爲光祿卿擢權兵部侍
郎歲餘感疾除集賢院學士知汝州謝不能遂提
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會廢集賢學士乃改修撰以
紹聖二年九月甲子沒于潁昌府之私第卽其年
十一月甲子葬於開封府祥符縣黃溝鄉臨黃村
特進之兆享年六十有四前夫人閻氏先公二十
六年卒追封真寧縣君今夫人晁氏安平縣君二
子開承務郎欽嵩舉進士欽嵩蚤卒三女長適瀛

洲防禦推官知益州錄事參軍馬希說次適承議
郎充祕閣校理晁補之次適進士崔延孫孫男女
八人所爲詩文奏議二十卷其詞喜根原仁義不
爲浮華辨析事理要近於可用嘗論虞而卒哭非
百日虞而俚術百日卒哭內百日爲凶葬不禁外
百日則更筮吉歲月世牽其說慢葬者衆乞下其
議禮官亦不行爲人忠恕不欺恬澹寡者欲學問
以誠身爲本遇事應物惟懼惻怛之不至嘗曰士
常不忘在溝壑則事無不可立故久而能著尤嫉

近名類畏人知者莅官事主惟義可否進不懾高
明彊禦退而與愚弱卑下者處如恐傷之奉已過
於菲薄猶恐其泰至賙給族姻已厚矣而慙不足
急人危殆伸人抑枉寧以身受困畏而不侮此其
大節也好易中庸能精其義至浮屠老莊皆探索
微妙曰與吾學同出也家居昆弟無間言見者鄙
吝爲消似陽城元德秀敦夫不撓清而容物似陸
象先而至其立朝識大體究精吏道與時之利疚
知無不言則近左雄黃瓊政事之才非特處士獨

行鄉黨自好者之比也公與補之先君厚故補之
所述公大節多嘗聞于先君之言若公平生施設
則有當時大人君子之所共知者編次懼不盡雖
親不愧也謹狀同出少家母良榮無聞言良恭
大資政殿大學士李公行狀
崇寧元年正月己卯資政殿大學士右光祿大夫
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事大名府路安撫使李
公薨計聞上震悼詔輟視朝贈金紫光祿大夫官
子若孫六人且賻其家甚厚其孤祥祉被禡孝次

事蹟以諉前史官晁補之爲公行狀謹按李氏系
出皋陶唐虞之際皋陶爲李李之字或爲理而二
姓同出陳郡苦縣其出漢將軍廣後者爲梁武昭
王鬲鬲之後爲唐故李氏蕃天下公諱清臣字邦
直贈太傅宗壽曾祖也配尹氏繼周氏周韓二國
太夫人贈太師曹國公士明祖也配周氏秦國太
夫人贈太師冀國公草孝也配陳氏冀國太夫人
而陳氏實生公曹國公而上兩世不仕冀國公始
中天聖五年進士第調邢州任縣令以卒世爲魏

人至公始以河患徙家洛師而卜安陽吉以其三世喪遷焉故其族或從居安陽公少孤七歲自知讀書日數千言所暫經目輒誦已能戲爲文章客有自都來道浮圖火者公立兄旁言曰是所謂災非火也或者其蠹已甚天固警之乎作浮圖災解類成學兄大驚年十有四預鄉書高等其試禮部家人抱以送羣自盡傾忠獻公韓琦異焉妻以其兄之子中皇祐五年進士第調邢州司戶叅軍內丘令李鼎以事械州獄而實誣也吏阿守意掠使

服公辨其誣守前以狀抵使者移訊得釋遷晉州和川令時朝廷方崇制舉轉運使何郊行縣取公文藁讀卽以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薦之文忠公歐陽修見其文大奇之曰蘇軾之流也以治平二年試祕閣試文至中書未發也修迎語曰主司不置李清臣第一則繆矣開視果第一考官韓維亦曰李清臣有荀卿筆力時大雨霑京師巨異數見言者多咎濮邸議及廷試同發策者四人或語公宜以五行傳簡宗廟水不潤下爲證則必優等矣

公曰此漢儒說以某異應某事清臣不能知民間
得無疾痛不樂可上者乎因言天地之大譬之于
人腹心肺腑有所攻塞則五官不寧民人生聚天
地之腹心肺腑也日月星宿天地之五官也善止
天地之異者不止其異而止民之疾痛不樂者而
已又以謂縣官百須皆出于農比者陳鄧許毫飢
農民皆死而他業之人自如也今爲令雜征苛取
使出於它業之人則農勸又論吏而奪農與商以
其彊力遍爲之而不役不征甚者願還之於農商

無以爲吏則吏警且欲崇禮制黜無功然竟以不
附時議在次等授祕書郎簽書蘇州節度判官初
公以和川孝滿舉者踰十人應改官矣而轉運使
辭向以爭驛事未可用判流內銓張揆曰何不以
狀白無用向削公曰人以家保已而已捨之薄矣
願待之揆離席曰能如是安可量然公竟自以制
舉遷英宗皇帝記公姓名嘗語王廣淵曰韓琦固
是忠臣但於避嫌太審如李清臣公議當用尚數
以親抑之旣而詔舉堪館閣之選者文忠歐陽公

乃首薦公會遭陳夫人喪服除始詔試神宗皇帝
內出孟子爲政本農桑論并學士院所策皆入三
久虛等也擢集賢校理編修觀文殿御覽同知太
常禮院久之齋宿於南郊叅知政事韓絳攝事客
去畱公曰學士平居不及執政門形厚而神深貴
人也未幾絳宣撫陝西卽秦公掌機密文字就遷
太子中允檢正中書吏房公事故事賞軍功給空
名宣敕或畱不填至是宣撫司以爲請務信且速
潞國公文彥博以爲不可給公亦執故事白絳而

好事者因詆公不當與韓公異會慶州兵亂其家
屬應誅者凡九指揮公言慶兵造意初不謀妻子
宜用恩州故事配隸將士爲奴婢絳從之絳之貶
也公尚以申允爲檢正官公曰我豈負韓公者因
求還所遷秩補外復以祕書郎通判海州會直舍
入院孫洙出守海州與洙同制科館職一時觴詠
傳淮海爲盛事寬役法免漕渠夫去而民息之遷
太常丞復同知禮院忠獻韓公薨公被旨祭奠因
爲其行狀神宗謂王珪曰李清臣敘韓琦事甚典

麗良史才也時公請補外得知宿州上復謂宰相
王安石曰可與一路乃除提點京東西路刑獄建
言朔涼牢寒則窒之遂遍行天下京東盜賊爲天
下劇公設耳目方略購捕且盡遷太常博士召充
國史院編修官初劉攽以史官召而侍御史蔡確
言其不可執政復擬它官以進上曰朕有人矣李
清臣可旣對上曰卿博通古今近時罕卿比史官
朕妙選也卿其悉意因賜五品服公爲河渠律歷
選舉等志文覈事詳人以爲不減八書十志初安

南用師公在京東因撰平蠻書言漢以來用事於
南者上之會郭逵秦大軍已至枕榔村上以語近
臣頗不能知上曰枕榔至某所五十里而近至某
所百里而遠嶮夷迂直如指諸掌左右皆驚孫洙
以書抵公曰上比論安南事近臣不知頗思通洽
士矣公然後知上於奏牘無不覽且采其說矣無
幾何遂召仍權判太常寺一日公方召客飲而中
貴人踵門客曰中貴人何爲來哉俄呼曰傳宣李
學士公遽出拜則有旨撰楚國夫人墓銘楚國夫

人者英宗乳母也時孫洙王存顧臨在坐曰內制
不以屬代言者而以命子異眷也尋差詳定郊廟
禮文正其訛繆數十事事具禮閣新編時安燾使
高麗修起居注闕上復批出曰可李清臣權俄卽
真兼直舍人院後延和殿侍立上顧益溫蓋載訪
以禮樂之事公于經訓成誦敷奏尤悉上亦自言
古先述作之義寤本極要與講磨久之慨然有意
三代之英矣踰年召試以右正言知制誥上又嘗
與公言前人文章自漢以來不復師經唐一韓愈

名好古亦不過學漢文章耳公對如上旨會上以
府左右院暨司錄獄無以雜合訊辨三司混金穀
視獄不專詔曰稽叅故事宜屬理官初置大理寺
命公爲記公以謂王者立政以詔天下必辭尚體
要則書爲近乃倣古立言所以導事者詞灑噩奇
甚其載上訓之略曰五教未訓五法亟下是曰暴
民治用弗格以成上德意先教後法之序旣進上
曰卿文逼近經誥所增三十四字非不完也崔台
符等願挂名其間耳旣命撰修都城記公又變其

體以進詞尤宏放上益喜曰與大理記文頓異自成一家假龍圖閣直學士使大遼會御史獄簿責公唱和詩事甚急且辭上曰卿朕所自知遠行無用此戚戚獄具有司猶欲寘公重比上曰詞臣難得孫洙沒後止此一人廼第令贖金既還爲翰林學士時錢藻充慈聖光獻皇后山陵頓遞使又以公權知開封府上分命近臣草荅高麗詔既奏上曰王徽荅詔已用卿者上欲厚慈聖光獻皇后家封曹佾郡王謂公曰卿何日當直欲宣佾麻異姓

而王非例也爲朕述此意其寵異於它學士如此上欲更定官制公具言所以損益者上曰亟編類以進尋差詳定官制寄祿官承議郎視正言執政擬公本官試吏部尚書上諭宰相王珪曰安有尚書而猶承議郎者乃授朝奉大夫故事宰相與叅知政事同進擬差除官制獨中書省取旨而尚書門下不預持權者病之數于上前言聞會之迂公請對具陳尚書門下所以不便之意上乃命公仍領官制有疑滯就質之執政怒摘前奏中語謂公

有不當議者欲出之上惜其去復俾贖金既入謝
因許以大任遷朝散大夫上復曰吏部掌銓衡閱
人才多卿宜具姓名以聞公卽以德行政事文學
論議爲四等百餘人以進後頗收用而公絕口不
言人亦莫知之也元豐六年拜中大夫守尚書右
丞初御史中丞舒亶嘗以事劾公至是亶以用官
燭飲食過常數吏議從賊坐執政惡亶是吏議公
獨以謂亶誠有罪非賊也同列曰清臣黨亶耳公
曰亶固不愛臣臣何爲黨之其論事持平類如此

神宗不豫久執政入問公行語門下侍郎章惇曰
延安郡王何不來侍藥清臣將出白之惇曰未可
恐壞大事退集都堂公又語惇曰相公在此門下
侍郎何不早定議惇連問王珪曰如何珪徐曰上
自有子然須坐箔議既定公復曰若臨事有異者
鼎鑊所不敢避也遽命取紙書延安郡王爲皇太
子又取紙書皇太后權同聽軍國事俱入稟哲宗
卽位遷大中大夫神宗祔廟遷通議大夫徙尚書
左丞時元豐九年也初神宗以上聖之資而躬問

學未明求衣欲繼三代絕蹟制度文理燦然一新而吏推行久元祐初大臣欲有所損益公自以終始遭遇報上之意發於誠心固爭簾前雖與時議忤然官制免役將法保甲冬教亦不復議而言者攻之益急遂罷爲資政殿學士知河陽又知河南府歲飢奏給祠部牒振糶食者所活以萬計畿右倉粟不足支一月又奏乞轉江淮米助經費仍請自省曹擇官會一路歲費計其所不足仰給中都官朝廷從之爲歲給二十萬緡謂之陵寢錢至今

畿右賴之移知永興軍兼永興軍路安撫使治尚夷易不務奇聲近効而民亦不敢犯雍人爲之立生祠召還爲吏部尚書給事中姚勔駁之改知真定府兼真定府路安撫使真定公舊遊人聞其來也老穉迎者夾道自樂部屬邢相有王宗正者使臣也盜公庫物安撫使謝景溫發之宗正忿陰走其妻詣使者告前後帥饋送踰例逮獄至數百人道路洶洶公至立奏罷之除宗正名竄千里外其治如治雍而尤號無事復以戶部尚書召爲宣仁

聖烈皇后山陵禮儀使未還拜正議大夫中書侍郎時元祐八年也姚勔復駁之上詔他官讀趣行下紹聖元年執政官及近臣繼出補外或得罪去而章惇自提舉杭州洞霄宮起爲宰相嫉元祐用事者稍加貶逐後復籍太師文彥博司空呂公著已下三十餘人欲盡竄嶺外公乃與一二同列爭上前以謂更先帝法度不爲無過然彥博公著等皆累朝舊老若從惇言必駭物聽非聖世所宜因出舍它館懇請避位上敕行李無出東府門命中

貴人蘇珪趣赴省供職惇持議如前上曰豈無中道如呂公著更無預渠事也於是始議敕勝朝堂有餘置不問之語西夏兵入鄜延破金明寨去經略使呂惠卿遣將襲逐而張興戰沒奏至惇怒曰失主將全軍斬蓋應斬者四千人公曰公將亦多端或先登爭利輕身與敵今全軍斬異時公將全軍降虜矣上於是令下呂惠卿隨宜裁處後得惠卿奏誅牙兵十六人而已初宰相呂大防等貶荆湖間踰年應菴敘公令中書檢舉議復沮不行後

同列與公進當貶人姓名或指姚勔曰此南方博徒也意勔嘗再駁公除召以激之公徐前曰勔或所見不同豈可以臣故重之上以爲然勔罪得薄公在中書旣論數不合有飛語搆大獄意在中公公懼復丐罷政章六上賴哲宗察其無他拜資政殿大學士知河南府又移知成都府不行嫉公者猶風指監司窺公而公謹審至無隙以伺廼摘中書舊事奪公大學士初宰相蔡確貶死至是母明令其孫渭上書訟確冤前此宰相劉摯等亦貶矣

因爲奇禍誣摯等以自解書畱中不出渭又請待漏訴之公心知其誣而念渭嘗以聞矣却之不可乃封其狀省中而嫉者竟以是擠之復知真定府兼真定府路安撫使今皇帝卽位以禮部尚書召覃恩復大學士遷左正議大夫月餘拜門下侍郎時紹聖四年也哲宗祔廟遷右光祿大夫時太常議父子曰世兄弟曰及事下給事中舍人等議或異太常以謂今天子承哲宗統則哲宗自當爲一世公上疏是太常議迺定上欲息朋黨論開天下

以至公詔士大夫以無彼時此時之異乃改建中靖國元年而同時大臣與公叶謀以輔上意盡還諸遷者除瑕累起滯廢稍復其舊恩數秩品士氣爲平公一日在府第坐胡床假寐夢爲春詞詞甚美却有返遼東之語遽書以示子祥愀然曰非佳證也因移疾甚懇復拜資政殿大學士知大名府兼大名府路安撫使無幾何薨有大星晝隕阜昌門外蓋公所生弟側遼東之詞驗焉享年七十有一卽其年四月甲子葬于相州安陽縣蔡村之原

公性恬夷曠達將啓手足却左右掖者而坐以手整巾猶索紙筆作字付從姪禪而顧子祥曰速辨速辨問曰蚤莫或報申時矣卽閉目不復言而逝公三爲執政遍踐三省勳封爵至上柱國開國公食邑實封所共加至六千九百戶爲人寬大中和而容物事陳夫人及兩兄盡孝敬人所難堪者處之常易在窮約時所遵家訓至富貴不改也家人之老者云見其三十年間未嘗厲聲色居官奉法循理要在愛民至守節秉義則不可撓以私臨大

事則常辯且勇其學務探聖人意以修身治心而
記覽文章爲餘事尤蚤爲忠獻韓公歐陽文忠公
所器異未壯連擢科第一篇之出後生爭傳去爲
式旣知制誥爲史官代言之體敘事之法高文典
冊瓌雄雅奧擘然一代之俊也其小心事主出入
省闈白首無過故神宗終始眷遇造次訪問而公
亦自以得君無不盡其平生奏議蓋多至數十百
篇而世亦莫之知也本其總吏部選被旨薦士至
百餘人頗見收用而皆若出於上所自拔人臣不

得專者知其於清慎不矜最隆也嗚呼其可謂善
則稱君古之良臣者耶配韓氏魯郡夫人繼孫氏
趙郡夫人皆舉以祔男七人長祥朝奉大夫太學
博士次祉承議郎京西路轉運副使次祓承奉郎
次禱承務郎三未名而亾女二人長適獲鹿縣尉
姜休次幼皆前卒孫男四人長承道承事郎次承
邁承奉郎次承邁承務郎次承造未仕孫女五人
長適承事郎陳翼餘未嫁所著策論記序古律詩
制誥冊文銘誌一百卷奏議三十卷平南事鑒二

十卷藏于家補之出公門下故於序次公世家爵里行事義不得辭謹狀

尚書虞部郎中贈中散大夫南陽晁公諱仲參之夫人公孫氏其先梓州郿人後徙棣州商河諱渥梓州錄事參軍曾祖也諱昉莫州莫縣主簿祖也諱簡祕書丞郡牧判官考也祕書君直諒有文疾惡如風嘗召見論事忤真宗旨出為建德令前令死二女不能嫁為嫁之夫皆仕登朝而祕書君以

郡牧判官沒京師一子亦死獨女三人其母長安縣君常氏有賢操日夜誨三人以女德起居惟謹故三女皆卒為士妻季則夫人幼審詳有威儀燕處如齊不妄訾笑人以為天資近禮其婦晁氏文元公文莊公在朝而舅尚書公方顯用晁氏隆盛諸婦固多賢世而夫人尤恭儉敬戒夙夜宮事不違衣服飲食無華好內外言不交于闔非晨昏定省祭祀享飪不下堂老者曰善事我幼者曰撫我恩如姊曰是宜為我儀也中散公清德涖官有聲

名嘗攝舒州有之遠官者遇風船壞暴江上窮無
依挈其妻孥投公夫人親解衣衣之不足則并取
女婦衣與之大小皆有衣乃去蓋急人之難如此
近祕書君之風也中散公捐館舍夫人奉其匱自
江上歸無兼日儲而攻苦食淡喪葬用如禮不覺
有之春秋高矣歲時饗宴溫克如始嫁婦盛暑未
嘗絺綌對子孫如賓好文史泛覽不倦晚知無生
說滋恬淡不累事以元祐元年六月二日感疾卒
於京師享年七十有七始封永康縣君子登朝又

封壽安縣太君四男子端仁朝散郎行太僕寺丞
端義奉議郎監在京粳米上第九界端禮前泰寧
軍節度推官知大名府莘縣事端智磁州司法叅
軍監開封府襄邑縣酒務五女子長適前衢州開
化縣令石端次適奉議郎河北路轉運判官杜純
次適朝散郎直龍圖閣權發遣環慶路經略安撫
使公事知慶州范純粹次適通直郎簽書崇信軍
節度判官聽公事胡僧孺季適恩州清河縣令田
忱而適田忱者早卒諸孫男女十七人曾孫男女

三人蓋天人之福祿備矣諸子將以某年某月某日祔於濟州任城縣魚山中散公之墓且乞銘當世賢君子而補之於夫人實從孫自始讀書夫人愛之諸父曰汝當狀夫人之行補之涕泣謹具述世載鄉里令儀淑德可以範閭門告後人者如右謹狀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第六十三卷

墓表

寂默居士晁君墓表

廣州推官楊府君墓表

鄧先生墓表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

卷之六十三

寂默居士晁君墓表

墓表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目錄終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卷第六十三

墓表

寂默居士晁君墓表

寂默居士晁氏諱端稟字大受居開封之昭德坊

太子少保文元公會祖也給事中叅知政事文莊

公祖也其世家爵里諡諱詳於國史文莊生祠部

員外郎祕閣校理諱仲衍校理生居士居士世胄

蟬聯非少長山林人且有盛名場屋間嘗為叅佐

州郡令大縣矣卒不用以沒寂默云者蓋嘗以此

自名而未嘗以此語人補之曰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道之不明也言之不行也以夫小成榮華者隱之也寂默而道與言顯矣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居士曰吾琴故未嘗鼓吾何虧其族人之知居士與其交游而厚者則皆相勸號之以寂默以實居士嘗有志於時不遭而爲此也居士七歲奇警過常兒絕遠見而名聞而識二十歲而盡授六經百家說又雜取他類書小說叢脞人不勝覽者皆成誦於口用以自娛爲文詞捷敏如水

就下駮耳行遠干將立斷無宵蔡者旁睨其同學兒方濡墨感頰如拾瀋如憶昨夢不可得而居士已四顧滿意寫紙腹背欲盡矣用此蚤有名譽熙寧中與補之同試開封嘗暫出謁客客壁間石刻合序千言蓋手詔賜史臣者居士曰能一再過誦乎則俱默讀居士曰誦矣某曰亦誦矣偕誦偕止而居士盡習補之遺二字焉無幾何居士舉詞賦爲開封第一主司駭其策豪贍異聞難字非他時舉子比展其卷堂上自屏及陞紙窮顧相詫曰盡

識此可以爲三千士先登矣然是歲屈於禮部又三年始以經術第進士意不自得欲從制舉曰此吾漢大夫之世科也時王湖州石父亦制舉喜根持論氣豪老師宿儒少所屈然獨厚居士居士數從石父道往古石父通洽猶自爲不及居士博也石父因以直言舉勸之而居士故倦遊不復萌意亦會其科廢云爲人和裕明白不作畛域藏覆言辯濬發有所作意必先人外視之類欲速者而中平夷實與事闊也又事母潁川夫人孝重去左右

兩從伯兄使淮浙居閑不調者十年愛西湖琅琊山水曰是可以忘老有詩數十百首至今傳杭淞間善爲長歌怪處似玉川子平處似香山居士至雜文數千言敘事極古今得失之辯則唐人獨以詩名如郊島者不能逮也文莊齊安夫人宰相王祁公之姑初王公之自舒來貢於禮部也猶少出入姑氏如家後貴爲宰相居士以布衣年少往游如平時不怵於其貴或飲醉其堂上劇譚大笑傾一座退而與里閭賤者游亦傾竭無吝情初不見

其異人皆曰如居士蚤有名譽使能稍自矯拂透
迤以蘄合必獲然居士不志於其獲而樂於不矯
拂視不合如其躬之遂其知者則以爲氣完而守
全其不知者方且以世禮睢盱一二評詠之嗚呼
此其所以窮也哉然居士自以少孤依賴川夫人
辛苦學問欲嗣其家聲甚力旣失夫人養已得疾
鬱鬱又官不偶抱所長莫試滋與世闊不復自金
玉類李將軍旣困負其才能數與虛用忘意於無
益者常人不知愛惜恐一失不可得必其誠心好

士知才爲難者方復悼其窮也晚尤自放於酒一
日過故人飲甚樂忽悲歌起舞泣數行下顧補之
曰吾若是乎已矣人暫見之不知其爲開封晁大
受也或竊語以爲狂居士笑曰琴張輩所謂狂狂
者進取吾進取乎哉補之輒從旁讚曰魯漆室女
獨處趯然不寐而悲嘯亦狂者邪鄰人疑其欲嫁
鄰人則淺矣然數月而居士卒異哉補之嘗論聖
人有中道若伯夷柳下惠俱非中者故從伯夷之
清則和爲不恭從柳下惠之和則清爲隘然二子

蓋百世師不有聖人知之則揚雄所謂餓夫誦臣
非過言也然人豈可以皆至於夷惠如陳遵張竦
長短不能相効雖未足與論中不中之際要曰外
輕者差獨樂至所遭薄厚學者不道也居士嘗主
簿博野又爲保德軍掾洛州推官知堯山縣事其
爲令與邑子講習經藝有惠愛於人然居士終無
意於爲吏管魯肅論龐士元非百里才其治不治
後人固不當求之東陽之間至其言克浹作樂非
仁者之兵豈惟異於魯肅所期治中事雖孔明猶

當自恨前所以待士元者未也故韓愈謂千里馬
常有而伯樂不常遇居士卒以元祐五年四月丙
午葬以其年五月戊寅地則鄭州新鄭縣之旌賢
鄉也配王氏潁川夫人之姪潁川夫人爲晁氏婦
矜式王氏恭儉似姑居士二子覺之貫之皆文學
善士貫之已得科名爲新鄉令後十七年而貫之
始以書來曰頃先君不幸葬日迫太僕林旦嘗銘
之痛其遺也知先君之深者孰與兄願爲文表旌
賢阡上抑先君不至要官職四十六年而沒施爲

者少然孔北海志不就士議處以豪傑陶淵明一
縣令後仰其高窮達成敗信不足論論其人物如
何耳補之曰孝哉是足以大吾族父爲不朽系曰
天之高明地之無疆中不知歲之幾何長人不七
尺當物之一乃若傳說以其事業沒而上比於列
星之光何必傳說有陵客星有白長庚彼微者也
而動其芒豈皆如說富貴有功德于商乃如是其
昌嗚呼居士世人以爲狂自謂我非狂旣隕于霜
亦揚其芳此如陵與白也身雖沒其才氣俊偉猶

耀而不亾也

廣州推官楊府君墓表

元祐二年正月辛酉廣州觀察推官楊府君卒喪
未還也其後姪洵一日晡時昏然如醉歛見府君
乘馬從徒而來洵遽迎拜旣坐神色翛然如平生
問何之曰今爲忠孝節義判官矣所主人間忠臣
孝子義夫節婦事也從容竟夜人但見洵拜且自
言也將行有二紫衣畱語曰府君好范山下石臺
何不卽彼立祠洵忽悟謂家人曰適廣州叔父至

如此衆悲駭因呼工爲像工良拙而像惟肖人益
以爲神然府君宦不顯當塗無上其事者祠竟未
立也衆復曰府君生有德於此沒能震於靈響其
存不朽不以祠立與否惟歲時野祭尚足以慰吾
人之思廼敘府君行事并記洵所見來言曰府君
里冠冕不可使其較然著於耳目之蹟久不傳也
子實爲文表諸其阡上補之曰諾府君諱緯字文
叔濟州任城人也少愿敏事親孝儀狀端重長七
尺忠信豈弟好學而愛人遇鄉人無少長必以敬

而鄉人亦無少長皆敬而親之未嘗有官府而民
聽之如官府至就評曲直而府君固退然君子非
預人事者也會大父諱超五代末藏匿不仕大父
諱善基初稍稍以經術教授鄉里生子諱昇者府
君考也諱早尚書比部郎中諱景尚書駕部郎中
皆經明擢第有能聲故府君大父累贈尚書刑部
侍郎而府君亦以皇祐五年經明中第嘗爲太原
府司理叅軍活縣所上盜在死罪者三人其黨應
死者猶感泣語家人曰楊叅軍遇我盡今且死尚

當爲楊叅軍求佛追福我死不冤矣徙鳳州梁泉
縣令教民以孝弟力田爲先守史千之不知其能
嘗薦其錄事叅軍張革等數人革呼同列詣千之
言梁泉循吏而公不薦革等以爲愧千之踧踖曰
吾過矣吾過矣因并薦之遷沂州防禦判官歲大
飢盜蠶起守霍交屬府君督捕四縣盜吏爭以殺
盜求賞多至數百人府君獨哀之開諭首減所全
者衆狂人李逢聚亾命淘金境上有異謀郡疑不
時發而逢敗誅府君亦坐廢二十年優游守道化

行其家河決曹村灌七郡鉅野大溢會秋穀大登
塲事未畢民有舟者爭救穀老幼多死府君盡棄
其田中積不載而以其二舟躬救人於津口所活
日數十百人後民相見者皆曰楊府君生我上纂
極復爲廣州觀察推官歎曰欲老於此故恩不及
孝妣今往幸滿歲得休官追榮丘墓不憾矣無幾
何卒於官年六十有二夫人翟氏有淑行踰年亦
卒子三人涓滌渙皆進士學問修立後方與未艾
也其沒後數年嘗有羣盜白晝行剽輒呼相戒無

美月集 卷之六十三
犯楊府君家過其門猶俛而趨蓋府君不特生爲
善人怙而沒爲小人懼者如此然於時府君未葬
也其詳猶具於銘焉補之嘗竊以謂行德於幽人
不知而天知之天之所予不必貴富使正直好義
所居以爲民命是謂不泯其動於怪異亦時以勸
善而警惡抑府君生誠實不欺沒豈其欺尚曰吾
父母邦庶或福之豈利其饗哉系曰
生無職於爾主民固聽之如其有官府沒無封於
爾主民固神之如其山川主意有道者其德全疇

於人而俾於天莫之爵而常自然范之山兮石如
砥木蕭蕭兮草靡靡侯愛我邦兮歸萬里山中人
兮春復秋日慘慘兮雲幽幽侯壯長兮所居游侯
之來兮民喜風飄帷兮雨露几鼓淵淵兮舞侯祀
紛進拜兮侯鄰里侯不可見兮德可息侯行不來
今民心悲謂侯飲食兮無去斯福爾之土兮以慰
民之思

歐宗鄧先生墓表

孔子曰舉逸民而天下歸心焉孔子之所謂逸民

者必若夷齊若少連七人其行有當於聖之事者
迺素隱無迹則孔子不與沮溺子路能非荷蓀矣
此學者之所誦而識也自漢聘樊英如待神明至
竟無它異故李固以謂處士純盜虛名無益於用
然厥後益衰士一切趨利遂往不返夫安得如古
作者而言之惟夫行已有耻惡衣惡食而不耻而
知違患之當遠也猶足以挾俗壞故范曄因固論
而極之曰後進希之以成名世主禮之以得衆原
其無用亦所以爲用有味乎斯言也而吾里鄧君

異於是管魯黔婁先生不干世生無以養死覆以
布衾而其妻以謂有餘於富貴嗟夫鄧君其殆庶
幾先生之遺風乎君諱御夫字從義濟州鉅野人
幼辛苦讀書嘗試太學異等蚤爲司空平章事呂
公所知而性薄榮利方壯則褫舉子服去布裘芒
屨犯晨夜身自力作以供祭祀仁鄰里而退甘其
菲如食五鼎非農圃入不以易所無亦難矣平居
頽然順靜望其貌知有道者與鄉人言老者以慈
愛幼者以孝悌屢里工駟以勤儉不欺故人慕交

之或就評曲直皆滿意慷慨尚義急難必起身結
茅北郭水濱牛羊鳧雁之所收集蒲柳翦然下窺
如墜谷有石几丹墨作老子注寒暑易節乃一再
出吳人項傳見之心服書其石几云咎聞河上公
今見濠上翁姓名字時異道德經解同辭雖俚然
實事也又作農曆一百二十卷言耕織芻牧與凡
種執養生備荒之事較齊民要術尤密州守王子
韶爲上其書朝廷請頒之不報乃棄家入廬山學
釋氏說將老焉會得疾其家彊之歸有詩三百篇

皆蕭散方外言也無幾何卒大觀元年正月十六
日也享年七十有六有子二人長曰洵次曰洵能
守其業以是年二月初九日葬於鉅野縣宋善村
龜山之原女三人長適鄉貢進士高處約次適右
侍禁張寬次適鄉貢進士程延禧將亾一夕過所
與遊呂奐論死生之際曰吾去矣呂莫知其故是
夕呂復夢之言塵累未盡今當至蜀都爲一富家
子呂怛寤馳候之殂矣死生聖人難言此非補之
所能知然觀羊祜探環事世固有於此不昧者系

曰謝味然曰羊湖無事世間有物莫不如彼

孟子論君子之行不同也而曰歸潔其身而已矣

大哉潔乎惟君平生潔則有餘以是銘君亦忱不

誣後呂與論以主之謂曰若夫其呂莫味其效其

詩禁樂賞亦此潔實也士皆其潔也一公使而

龜山之取丈三人身處潔實也士高靈餘大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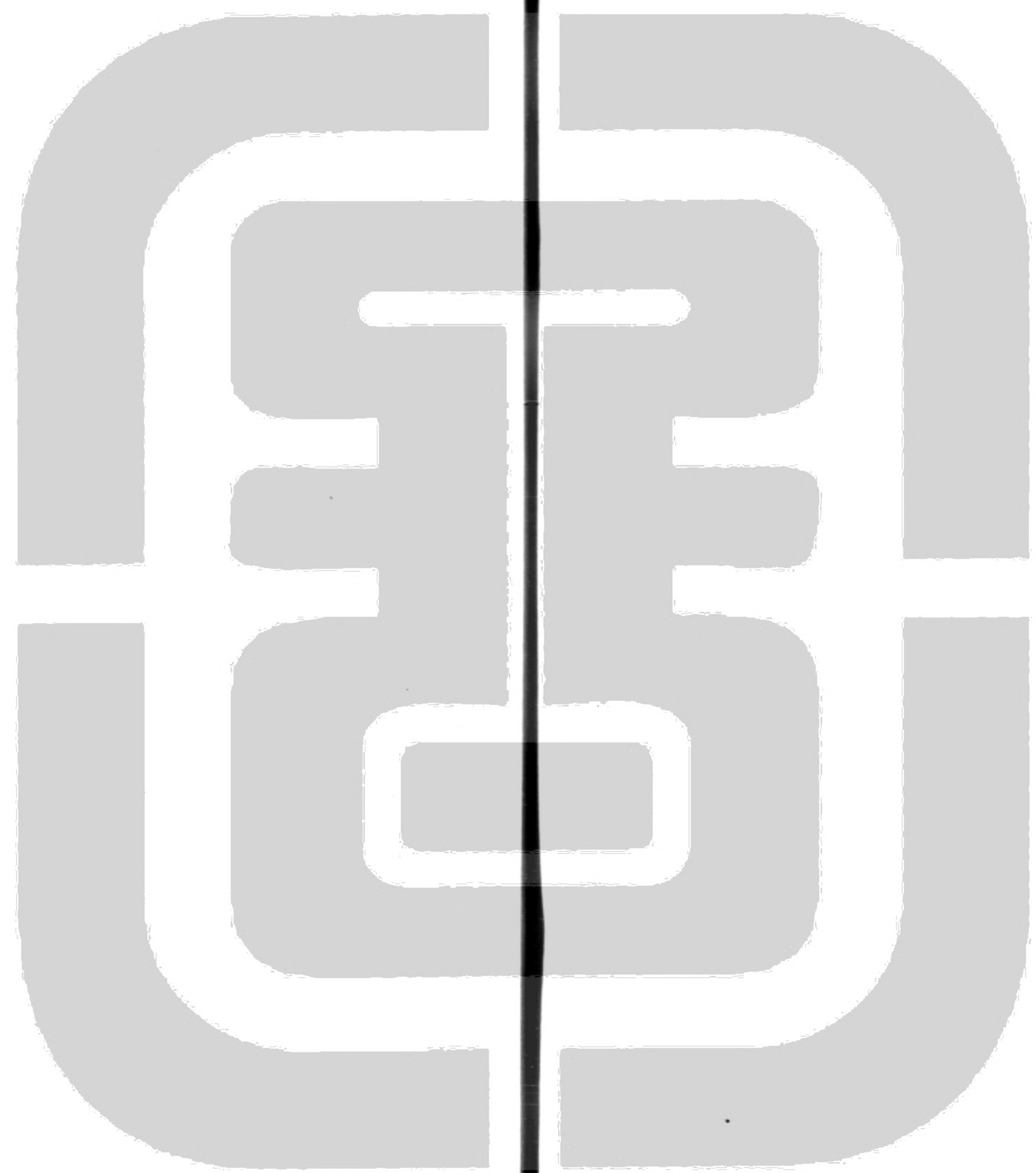
平其業以長平二月所六日若公使而細宋善味

日也享平十一日味六日所六日若公使而細宋善味

濟北晁先生雞肋

卷第六十三





程